

吳甌亭先生抄本

舊抄梁躋漫志上冊

宋賡衮梁溪漫志

繡谷祕錄凡二冊





蘇伯君慶

鈔本

校本

梁谿漫志鈔手不精中間間有校筆前葉實
瓶花手書而去面則彌谷翁字也其為彌谷所寫
存固世物矣尺鳧父子皆好書鑒別於審尺鳧
字尤雅雋余篋有尺鳧手寫唐子西集又得
此書亦墨本中之甲觀也戊午花朝正閏檢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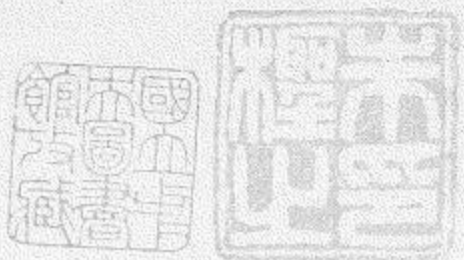


梁谿漫志十卷宋免解進士費衮補之著卷首載
開禧二年國史實錄院牒一首則衮在生時此書
已為世傳重指名索入禁中亦可謂稽古之榮矣
其所稱先大父攷常州郡志衮祖肅字懿恭進士
以薦除祕書正字高宗駐驛廣陵首召入館已而
罷歸隱錫山乾隆甲申秋甌亭吳城記



梁谿漫志序

前輩之學不徒為空言也施之於用然後為言故學
制作命則言抗疏論諫則言知人安民矢謨則言舍
是而有言焉所謂垂世立教者則亦不得已云爾予
生無益於時其學迂濶無所可用暇日時以所欲言
者記之於紙歲月寔久積而成編因自以漫志嗟夫
竟何謂哉願非有用之言且非有所不淨已譬之侯
虫逢秋自嗆自止識者當亦為之歎矣邪紹熙三年
十二月二十日梁谿費衮補之序



近見費補之表梁谿漫志紹興間韓蘄王自樞密使
就第放浪湖山匹馬教童飄然意行一日至湖上遙
望蘄仲虎尚書晏容蘄王徑造其席喜甚醉歸翌日
折簡謝餉以羊羔且作二詞手書以贈蘄公緘藏之
親題其上云二閱三紙勿亂動淳熙丁未蘄公之子
壽父山丞太府攜以示蘄王長子莊敏公莊敏以示
予字畫殊頽欹然其詞乃林下道人語莊敏云先人
生長兵間不解書晚年乃稍能之耳嘉定改元莊敏
公次于樞密承旨帶御器械以二詞石本見示益信
梁谿之說詞中一二字不同耳昔人有覽病之詩及

題語

卅七

塞北烟塵之句雖皆可稱殆未有超然物外如斬王之曠達者也中元日四門樓鑰書

國史實錄院牒 國子免解費進士

勅會本院恭奉

聖旨指揮編脩

高宗皇帝

孝宗皇帝

光宗皇帝三朝正史今有合申請事開具下項
內一項一今未編修三朝正史合要文臣卿監
武臣刺史以上宗室大將軍應生前事迹墓誌
行狀碑誌奏議文集及前後所得
聖語并 御筆文字等參照修纂及官雖卑或

事有可紀者亦合立傳併乞 朝廷劄下諸路
轉運使行下所管州軍監縣鎮嚴限子細搜訪
抄錄申發赴院以憑參修施行伏候指揮六月
十七日三省同奉

聖旨依劄付院當院今訪問得國子免解費進
士系有所著梁谿漫志十卷須至公文

牒請遵從已降

聖旨指揮抄錄前項所要文字點對無差漏申發赴
院以備參修使用不請違滯故牒

開禧二年二月

日牒

承事郎守祕書省校書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
 朝散郎充樞密院編修官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
 朝散郎尚書都官員外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
 朝請大夫起居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
 中奉大夫行軍器監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
 朝奉大夫守祕書監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
 朝議大夫尚書刑部侍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
 朝議大夫尚書禮部侍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
 奉大夫尚書吏部侍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
 朝議大夫尚書吏部侍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
 奉使

梁谿漫志目錄

卷之一

費衮補之

- 本朝殿閣建官
- 宰輔沿革
- 廷魁入相
- 宰相出處
- 監修提舉國史
- 宰相父子襲爵
- 封國當避

三省勘當避諱

樞密置使

都督宣撫等使名

二府總師

同知簽書虛位

功臣號勳官

大禮五使

攝官典禮

時政記

臺諫見政府

卷之二

文武官制

翰苑降詔

學士不草詔

知制誥不試而命

學士帶知制誥

北門西掖不以科第進

二史扈從

三館館職

祕書省官撰文字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檢校官

百官謚命詞與否

文正謚

臣下姓謚多同

外夷使入朝

知軍州事

都廳簽廳

謁刺

座主門生

卷之三

入閣

元祐黨人

行卷

氏族

王文貞壻入蜀

司馬溫公讀書法

高密辭起復

范淳文字

射鴈堂

閒樂異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元城了翁表章
王定國記東坡事

卷之四

東坡教人讀禮

東坡識任德翁

東坡西湖了官事

東坡改和陶集引

東坡教人作文寫字

東坡謫居中勇於為義

東坡緣在東南

東坡卜居陽羨

東坡嬾版

毗陵東坡祠堂記

武臣獻東坡啟

東坡戴笠

東坡荔支詩

東坡用事對偶精切

退之東坡用先後語

東坡文效唐體

東坡錄泂流館詩

石屋洞題名

柳展如論東坡文

貶所敬蘓黃

昌化盛事

侍兒對東坡語

卷之五

優孟孫叔敖歌

史載禍福報應事

古者居室皆稱宮

諸父大人

子者男子通稱

前言往行有所感發

老而能學

溫公論商鞅

辨高祖卧内奪韓信軍

平淮西碑誤

晉史書事鄙陋

論姚崇序進即史

鼂錯名如字讀

西漢句讀

西漢溝洫志

作史華實相副

論季布

辨唐太宗臂鷄事

五代典章

老泉贊畫五星

痛飲讀雜騷

通鑑不載雜騷

四六談塵差誤

莊嶽齊地名

卷之六

成都大成殿

蜀中石刻東坡文字彙

溫公論碑誌

唐嚴火禁

二唐論宰相

文字用語助

夏英公四六

翟忠惠四六

四六用事

吳丞相著書

嬾真子辨太公名

晉人言酒猶兵

地里指掌圖

大觀廷策士

青唐燕山邊賞

道鄉記毗陵後河

江西長老

石剌多失真

唐藩鎮傳叙

退之贈李愿詩

張橫浦讀書

楚詞落英

朱元章拜石

孟子之平陸

巨字

論書畫

卷之七

作詩押韻

詩人詠史

作詩當以學

詩作豪語

東坡論石曼卿紅梅詩

東坡放魚詩

東坡雪詩

王逢原孔融詩

潘邠老重陽句

孟東野詩

唐詩工靡麗

張文潛詩

詩人用字

杜少陵悶詩

方言入詩

明妃曲

陳子高觀寧王進史圖詩

陳輔之論林和靖梅詩

張芸叟詩

詩人相呼

禁東坡文

王左丞同名詩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雍孝聞

二州酒名

三處西湖

毗陵二畫

畫水

卷之八

蘓子美與歐陽公書

陳少陽遺文

韓蘄王詞

烈女守節

改德士頌

英雄先見

樹稼靈怪誤

陸宣公哀方書

藥方傳人

聞見後錄論田橫

程文簡碑誌

稱象出牛之智

士人祈閒適

蔡條著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卷之九

劉高尚事

事有專驗於一教

譚命

江陰士人彊記

本草誤

張文潛粥記

著書稱謂

作字提筆法

何秘監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官戶雜戶

惟揚澄江

戚氏詞

薛能詩

陳子車殉葬

烏江項羽神

二儒為僧

天生對

唐重氏族

卷之十

陸鴻漸為茶所累

范信中

投水屈原

祠廟之訛

伏波崔府君廟

臨安旌忠廟

二相公廟乞夢

蜀僧東明寺題詩

梵志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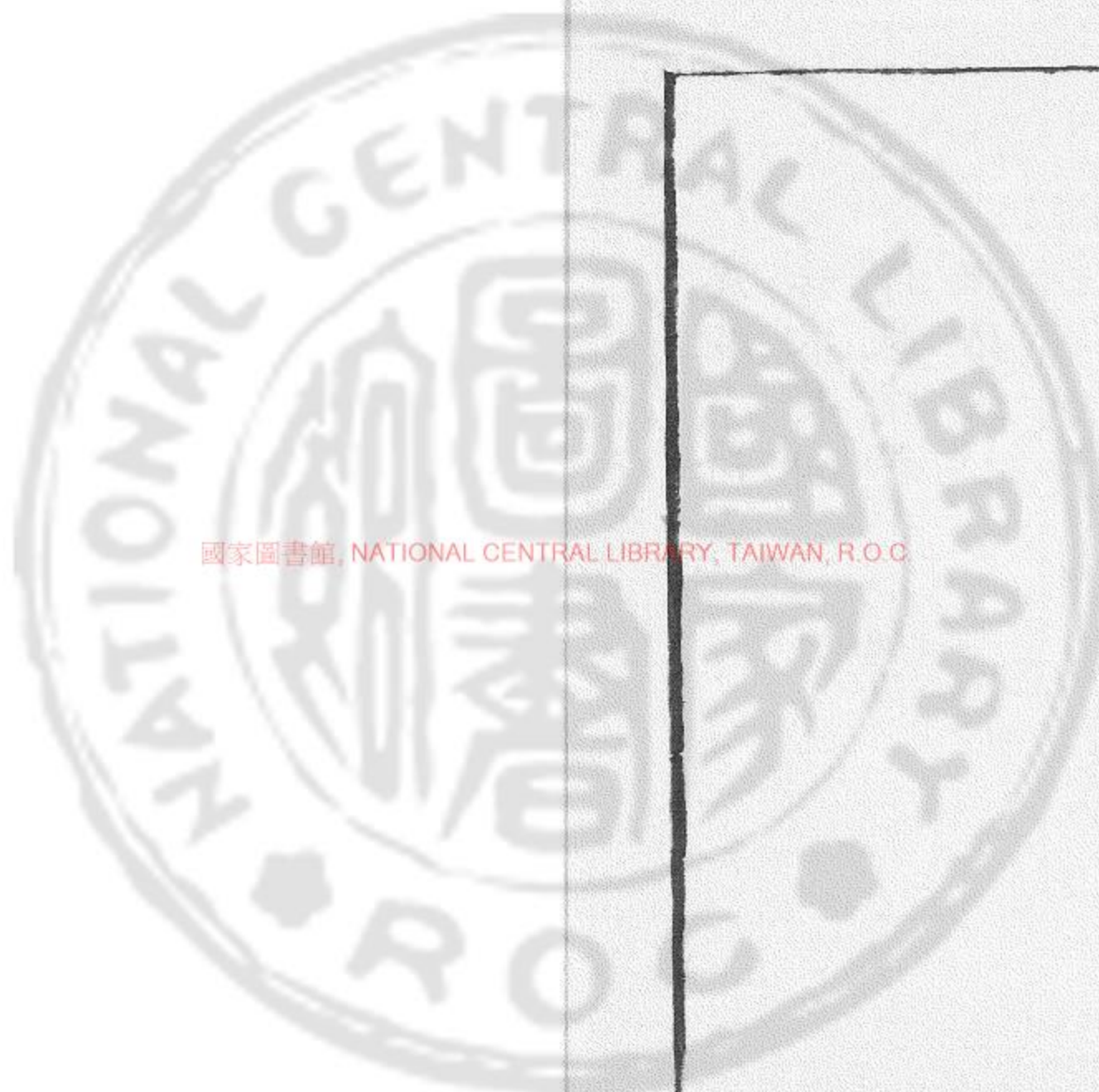
王虛中

惠曆寺輪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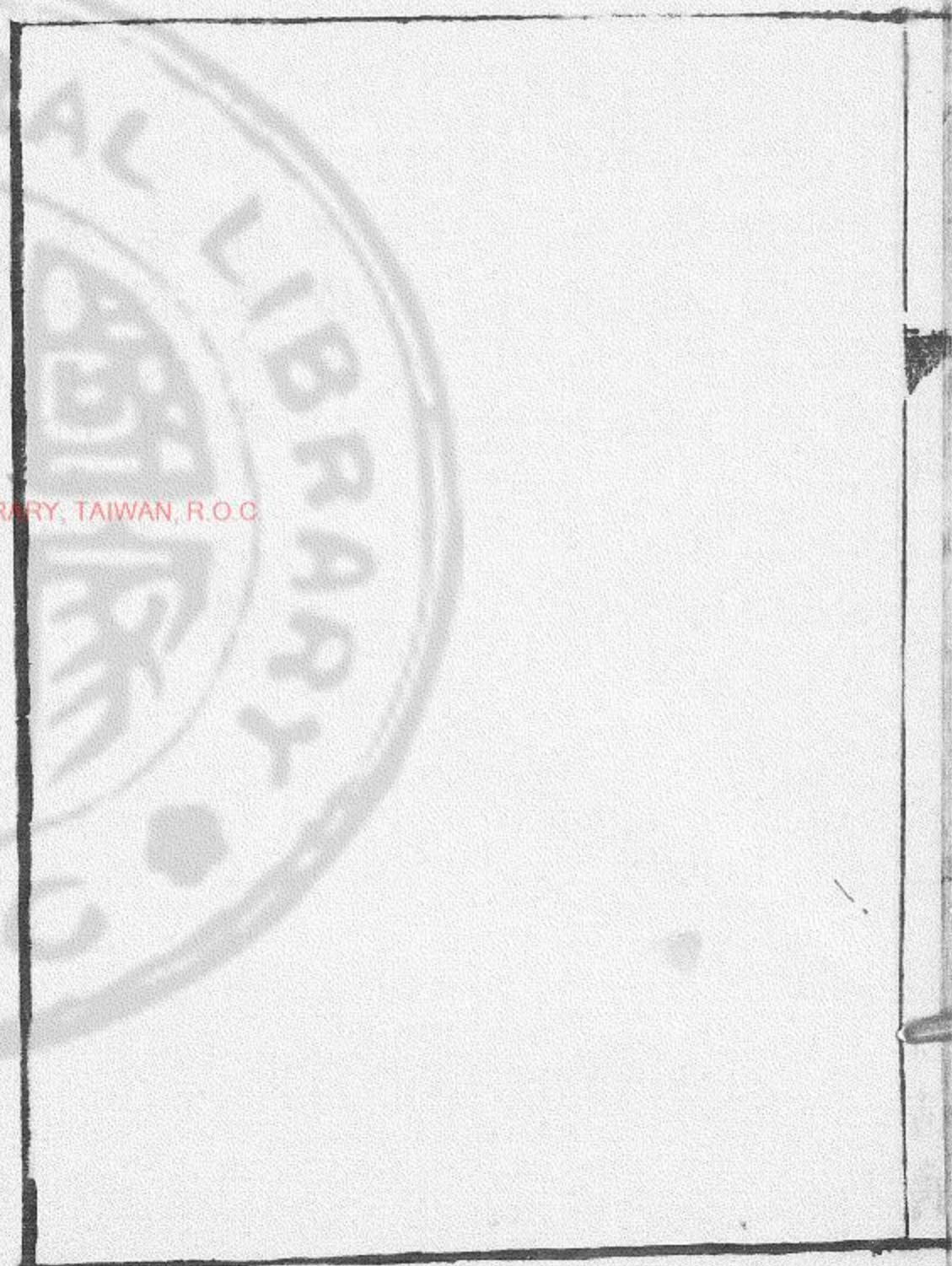
江東叢祠

作賦贖罪

俚語盜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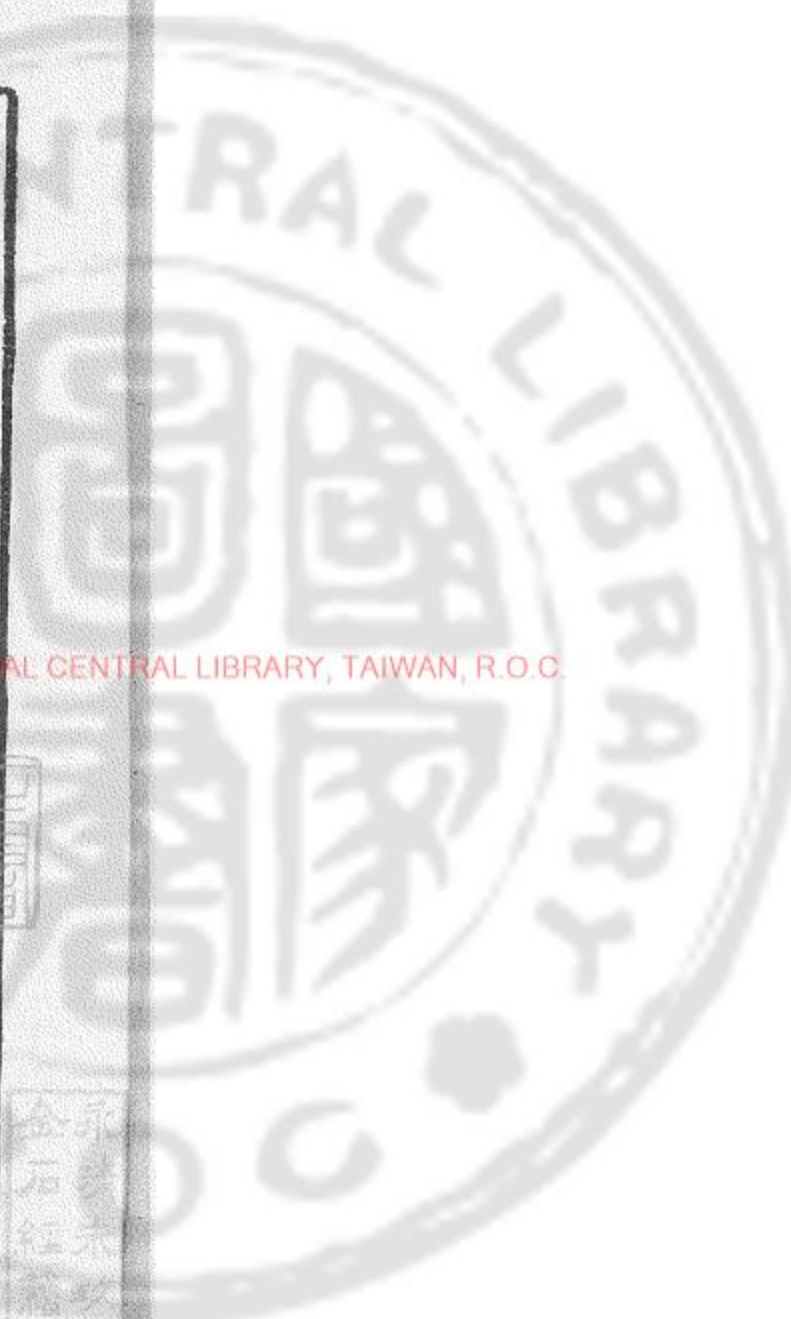


梁谿漫志卷第一

本朝殿閣建官

費衮補之

本朝因殿建官今見於除拜者曰觀文曰資政曰端
明觀文本舊延恩殿也慶曆七年以文明殿名犯
真廟謚改為紫宸明年丁文簡罷政為紫宸殿學士
御史何鉅言紫宸不可為官稱於是改延恩為觀文
殿置學士然明道初重建八殿皆易其名已改崇德
為紫宸天和為觀文矣資政則自景德中王冀公罷
政真宗特置資政殿學士以寵之至於端明則始



金石錄卷之...

於後唐明宗 國初改殿為文明而學士仍領端明
之職太平興國中併改學士為文明殿學士雍熙初
又改文明殿為文德明道間改承明殿曰端明復置
學士與文明之職並建後又改端明曰延和然迄無
拜文明學士者蓋禁中已無此殿矣其實與端明本
只一殿也此外又有集英殿止置修撰右文殿政和
改集賢始為集賢院則有學士洎建則易官為修撰
為右文高右文矣政和四年改端明殿學士為延康殿學士樞密直
學士為述古殿直學士五年置宣和殿學士宣和元
年改宣和殿為保和建官亦同至建炎戊申後以延

康為端明殿學士述古為樞密直學士保和之除則
止於宣和之末自龍圖至煥章七閣皆藏 祖宗謨
訓與祕閣並建官均號貼職然祕閣有修撰而無侍
制學士惟天章閣初止除侍制後亦遽止至今不除
學士等官蓋難於稱呼與紫宸之意同也又有翰林
侍讀學士侍講學士自元豐廢而元祐復元符又廢
至紹興六年范元長冲始除翰林侍讀學士班在翰
林學士之下而恩數如之乾道末職制令刪去密學
則八年一除胡承公世將至今亦闕不除

宰輔沿革

國初宰相凡三員皆帶職首相為昭文館大學士次
監修國史次集賢大學士皆平章事其後除拜不帶
至嘉祐時始只兩相元豐改官制宰相始不帶職而
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其後或兼
或否又置左右丞以行叅知政事之職政和初改左
右僕射為太少宰靖康後改太少宰為左右僕射建
炎初以左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改門下侍
郎中書侍郎為叅知政事而廢左右丞至乾道末始
改僕射為左右丞相蓋用漢制云

廷魁入相

自建隆至紹興末廷魁凡八十四人而入相者止六
人呂文穆蒙正王文正曾李文定迪宋元憲序何丞
相稟梁文靖克家而王李梁三相皆再入文穆凡三
入云

宰相出處

本朝宰相出處之盛前輩備記之矣自中興至于
淳熙戊申宰相二十八人再入者九人朱呂秦趙張
宋次道記趙中令以朱未五十而相者六人而自建
炎以來尤衆范丞相覺民登庸時纒三十二張忠猷
三十九秦忠猷四十二李丞相伯紀四十五其他未

五十而相者比比可教也

監修提舉國史

祖宗時凡三相首相昭文次監修國史次集賢昭文雖首相始得之然但虛名獨監修國史有職事為重也若止除兩相則首相監修趙中令獨相以集賢監修久乃遷昭文薛文忠沈恭忠並相薛領監修而沈領集賢其後畢文簡寇忠愍亦然乾興元年令馮魏公專切提舉監修真宗實錄於是又增提舉之名至天聖中詔王沂公監修先朝正史又別敕命之提舉於是監修提舉始分而為二職矣紹興初呂忠

穆公再為首相差提舉修國史乞改命輔臣蓋是時但修日曆例指為國史而提舉日曆前此亦或命他官故忠穆引辭詔不允初監修之職自元豐王歧公以來久不以入銜至是始有提舉之命其後朱忠靖獨相監修趙忠簡張忠獻並相時范元長修史忠簡以親嫌乞改命忠獻監修忠獻引故事當命首相忠簡既罷忠獻始帶監修而秦忠獻獨相以監修兼提舉自是而後凡兩相則首相監修次相提舉或首相闕而次相已提舉則命叅知政事權監修迨次相轉廳則改充監修而命右相提舉或不拜右相則命叅

知政事權提舉相位皆屈則監修提舉志以恭政攝事云

宰相父子襲爵

呂文靖初封申公其子正獻亦封申韓忠獻初封儀公其子文定亦封儀本朝父子為相獨此兩家且襲其爵亦盛事也

封國當避

嘉祐中胡文恭公建言太宗封晉王至真宗封壽王乃陞壽為大國在晉國之下景德三年詔壽宋梁趙四國自今不得更封而晉反不在禁封之科魏

仁浦追封晉王寇準嘗曰晉是藩邸舊封今以為贈典非所宜天禧四年乃封丁謂為晉公蓋有司之過也陛下建國於昇宜進為大國而與晉皆毋得封從之然予嘗考之真宗始封韓王而曹襄悼富文忠皆封韓公仁宗始封慶國公而王黼白時中皆封慶公紹興辛酉秦師垣轉廳亦封慶公有司皆失於檢點也隆興元年十二月湯丞相轉廳自榮國亦進封慶公始辭避詔改封歧云

三省勘當避諱

舊制三省文事下部勘當本謂之勘會嘉祐末曾魯

公當國省吏避其父名改為勘當至今沿襲省中出
敕舊用準字輒去其下十字或其蔡京拜相時省吏
亦避其父名然王禹玉父亦名準而寇萊公亦嘗作
相不知書敕避諱自何時始也近年稍復舊

樞密置使

祖宗時樞密置使則有副使置知院則有同知院樞
使知院二者未嘗並除熙寧元年七月陳秀公自大
名入西府時文潞公呂惠孺為使韓康公邵安簡為
副使神宗以秀公三至樞府欲稍重其禮乃以為
知院事元樞並除自此始元豐四年以樞密聯職輔

弼非出使之官止置知院同知院餘悉罷紹興丁巳
正月詔宥密本兵之地用武之際事權宜重可依
祖宗故事置樞密使副使其知樞密院事同知院簽
書並仍舊於是秦忠獻以宰相入為樞密使自後除
使者多自知院而遷至於副使則八年除王敏節
十一年除岳武穆飛自是久不除授矣

都督宣撫等使名

故事二府總師為宣撫使其次曰招討宣撫有副使
有判官其次又有制置經制等使中興以來建使
為多大者以宰相為御營使為都督或為宣撫兼處

置使次相或執政為御營副使大將皆為方面宣撫使亦或為御營副使或招討使次為招撫使執政或從官為大帥者帶制置大使安撫大使有營田處帶營田大使從官亦或為招撫使都統制等官則或為都巡檢使或充某處捉殺盜賊制置使或止充捉殺使或裂數州或止一州為鎮撫使其名不一惟都督非宰相不除獨趙忠簡公知樞密院為之蓋初除川陝宣撫執政謂與蜀中諸帥使名無異乃亟改為都督紹興辛巳壬午命執政出使亦止為督視隆興癸未張忠獻亦以樞密使為都督然前為相時嘗督師

矣明年湯丞相為都督楊武恭副之未幾就除都督前此未有蓋其官為太傅錫爵為王故特命之

二府總師

中興外攘之際以宰相執政總帥建矣巳酉二月首以呂忠穆公為同簽樞充江浙制置使是年五月張忠獻公以樞密同知為川陝京西湖北路宣撫處置使明年以京西湖北相去遠遠又巳分鎮始全付以川陝之任紹興壬子四月忠穆以宰相都督江淮等路諸軍開府于鎮江未幾還闕以朱忠靖為同都督辭不拜乃以孟庾權同都督四年八月趙忠簡公以

知樞密院為川陝宣撫處置使尋改都督川陝荆襄諸軍事將行而張忠獻公再入西府乃命忠獻行邊五年二月忠簡忠獻並相皆帶都督置司行在所忠獻後出蕩平湖寇六年正月又詔忠獻視師七月再視師以都督行府為名忠簡持居中總政事中外相應竟不復行也

同知簽書虛位

元豐官制樞密院之副有同知有簽書除授雖不曾同時然未嘗頻年虛位紹聖元年五月劉仲馮自簽書出知真定自是不除簽書政和元年九月王襄自

同知出知亳州自是又不除同知宣和六年蔡懋始以同知副蔡攸凡同知虛位者十三年簽書虛位者三十年政和間童貫以宦寺為簽書然終三月遽躡為領院矣

功臣號勳官

唐文武臣有賜功臣號有勳官本朝因之自神宗不受尊號吳丞相沖卿因乞罷功臣號馮當世在西府亦言之遂詔管軍至諸軍班衙內帶功臣者並罷而勳官至政和中亦罷紹興六年執政議復舊制賜功臣號以示勸獎於是諸大將以次賜號惟勳官

則自紹興癸丑始命禮部尚書洪擬翰林學士蔡密
禮討論舊典甲寅歲大理寺丞韓仲通繼以為言丙
辰歲廟堂又請武臣有邊功者帶勳以旌之下史部
立咨主庚申歲議者又以為言後下之有司八年間
凡四議之然卒無賜勳者迄今惟外夷加恩則賜勳
如故蓋國初檢校官憲銜與賜勳之類皆襲唐官
職故不之改也

大禮五使

本朝郊祀五使沿唐及五代之制大禮使用宰相儀
仗使用御史中丞頌遞使又增樞道之名用京尹禮

儀使唐本以太及鹵簿使則以學士及他尚書為之

大中祥符中東封五使皆命輔臣以重非常之禮天
聖二年親郊晏元獻以翰林學士為儀仗使薛簡肅
以御史中丞為鹵簿使議者以為非故實治平二年
當郊以賈直隲中丞為鹵簿者賈遂引故事以請乃
以為儀仗使元符郊祀禮儀使以下改差執政官然
自後五使自宰執外繼以從官之長或使相為之

攝官典禮

故事冬至祀圜丘攝太尉掌誓百官攝侍中進玉幣
并奏請致齋及輦輅前奏請政和以左輔右弼易侍

中中書令大禮行事以左輔攝事靖康詔三省長官
並依元豐官制自是後初紹興癸丑上 昭慈謚孟
信安以攝太尉奉冊於是權太常少卿江端友言漢
唐以未太尉乃三公之官故命宰相執政攝之以重
其事政和以後降太尉不得為三公今雜壓乃在特
進觀文殿大學士之下而奉冊實猶稱攝太尉自上
攝下名實不相副兼不以三公奉冊不應典禮遂詔
今後攝三公行禮自是皆攝太傅乾道壬辰既改左
右僕射為丞相刪去侍中中書尚書二今高熙初復
有詔侍中中書令雖已刪去每遇大禮並仍攝事貴

存舊名以備禮文乙巳之冬舉行慶壽禮王魯公以
首相攝太傅梁鄭公以次相攝侍中周益公以樞密
使攝中書令重盛典也自是率遵行之

時政記

唐故事宰臣每於閣內及延英奏論政事退歸中書
惟知印宰臣得書其日德音及凡宰臣奏事付史館
名時政記其後議者謂所奏事非一端移數刻之久
或但記出已之辭而忘同列之對恐有遺漏乞令宰
臣人自為記 國初以扈蒙之言詔虛多遜錄時政
月送史館然迄不能成書太平興國末直史館胡旦

言五代自唐以來中書樞密皆置時政記周顯德中
密院置內庭日曆望令樞密院依舊置內庭日曆詔
自今軍國政要並委叅知政事李昉撰錄樞密院令
副使一人纂集每季送史館昉因請每月先奏御後
付所司時政記奏御自昉始端拱二年中書門下建
言所錄時政記錄御前殿樞密院以下先上宰臣未
上所有宣諭無由聞知乞差副樞二人抄錄送中書
遂詔樞密副使張宏張齊賢共抄錄送中書同修為
一書以授史官然止送中書未得自為記也大中祥
符五年王欽若陳堯叟在西府乃請別撰不附中書

其後不止宰相與密院凡執政人人皆自為書而所
記益廣然循襲一季之例或半年始送著作往往愆
期妨於修撰紹興初始命每月終錄送著作院云

臺諫見政府

祖宗時臺諫得見政府而不得自相往來如王沂公
親諭韓魏公近日章疏甚好范文正公爭郭后面與
呂許公辨呂獻可爭濮議面與韓魏公辨司馬溫公
乞立皇子親見魏公細劄子張橫渠至中書見王荆
公爭新法之類韓魏公問陳師道洙司馬近日論何
事答以彼此臺諫不相往來不知所言何事是已其

後臺諫得^相往未而不得見政府呂汲公對簾前以備
位執政不敢與言事官相通遂令范淳父諭旨於劉
器之是臺諫已不可見政府矣蘓子由王彥霖諸公
擊呂吉甫會議于興國浴室院則臺諫相見無所拘
也今公襲此制云

小
身
本
興

梁谿漫志卷第二

文武官制

費衮補之

文武官制自元豐政和更新其後增改亦不一因合而書之以備稽考云元豐三年初行文臣官制以階易官寄祿新格中書令侍中同平章事為開府儀同三司左右僕射為特進吏部尚書為金紫光祿大夫五曹尚書為銀青光祿大夫左右丞為光祿大夫元祐右銀青光祿大夫元祐宣奉大夫大元祐正奉大夫大元祐六曹侍郎為正議大夫通奉大夫大元祐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右正議大夫 給事中為通議大夫左右諫議為大中大夫
秘書監為中大夫中奉大夫大現新置元祐左中散大夫光祿卿
至少府監為中散大夫太常至司農少卿為朝議大
夫奉直大夫大現新置元祐六曹郎中前行為朝請
大夫中行為朝散大夫後行為朝奉大夫員外郎前
行為朝請郎中行及起居舍人為朝散郎後行及左
右司諫為朝奉郎左右正言太常國子博士為承議
郎太常秘書殿中丞著作郎為奉議郎太子中允贊
善大夫中舍洗馬為通直郎著作佐郎大理寺丞為
宣德郎政和改光祿衛尉寺將作監丞為宣義郎大

理評事為承事郎太常寺大祝奉禮郎為承奉郎祀
書省校書郎正字將作監主簿為承務郎崇寧初又
因刑部尚書鄧洵武有請以留守節察判官換承直
郎節度掌書記支使防團判官換儒林郎留守節察
推官軍事判官換文林郎防團推官監判官換從事
郎以錄事叅軍縣令為通仕郎以知錄事叅軍知縣
令為登仕郎以軍巡判官司理司法司戶主簿尉為
將仕郎五年改太廟郊社齋郎為假將仕郎政和六
年又詔舊將仕郎已入仕不可稱將仕可為迪功郎
舊登仕郎為修職郎舊通仕郎為從政郎尋又以假

版官行於衰世姑從版授蓋非真官於是却以此三
 官易假授官以處未入仕者假將仕郎去假字為將
 仕郎假承務郎為登仕郎假承事承奉郎為通仕郎
 云政和二年易武選官名內容省使為通侍大夫延
 福官使為正侍大夫宣正大夫政和六年增置履正大夫政和六年增置
 增置勳忠大夫政和六年增置景福殿使為中侍大夫容省
 使為中亮大夫引進使為中衛大夫翊衛大夫政和六年增置
 增親衛大夫政和六年增置四方館使為拱衛大夫東上閣
 門使為右武大夫正侍郎政和六年增置宣正郎政和六年增置履
 正郎政和六年增置協忠郎政和六年增置中侍郎政和六年增置容省副

使為中亮郎引進副使為中衛郎翊衛郎政和六年增置親
 衛郎政和六年增置拱衛郎政和六年增置東上閣門副使為左武
 郎西上閣門副使為右武郎皇城使為武功大夫宮
 苑使左右驕驪使內藏庫使為武德大夫左藏庫使
 東作坊使西作坊使為武定大夫尋改武頭莊宅使六宅
 使文思使為武節大夫內團使洛苑使如京使崇儀
 使為武畧大夫西京左藏庫使為武經大夫西京作
 坊使東西染院使禮賓使為武義大夫供備庫使為
 武翼大夫自皇城副使至供備庫副使為武功郎至
 武翼郎今呼武功郎以下為副使以下為正內殿承制為敦武

即淳熙改內殿崇班為修武郎東頭供奉官為從義
郎西頭供奉官為秉義郎左侍禁為忠訓郎右侍禁
為忠翊郎左班殿直為成忠郎右班殿直為成義郎
尋改三班奉職為承節郎三班借職為承信郎三班
保義差使為進武校尉三班借差為進義校尉下至軍大
將等易為副尉殿侍為下班祇應及更醫官名有差

翰苑降詔

故事近臣有所請乞辭免其從與違皆當令學士院
降詔建矣掌故者省記凡請乞辭免唯不允者始降
詔紹興初呂忠穆公乞二子任在外官觀趙忠簡公

謝任伯乞朝見並從所請而無詔書恭叔厚密禮時
為學士引故事論之取荆公內制荅富鄭公乞判汝
州韓魏乞判相州東坡內制荅文潞公呂正獻辭免
拜安厚卿辭遷官諸允詔以為據從之尋又言近年
急於除用人材並無降詔之禮乃或有如敢遷延重
寘典憲指揮非待賢之道望舉行故事凡六尚書及
翰林端明殿學士以上職任與曾任宰相執政官若
自外除授或被召應赴行在者並令尚書省日下報
學士院頒降詔書以示待遇之禮且使外任近臣有
所取信以離其官守制可於是禮文稍復舊

學士不草詔

唐制惟給事中得封駁 本朝富鄭公在西掖封還
遂國夫人詞頭自是舍人遂皆得封繳元祐間東坡
在翰林當草文路公呂申公免拜不允批荅及安厚
卿辭遷官宗晟辭起後詔皆以為未當不即撰進具
所見以奏朝廷多從之蓋學士實代王言視外制為
重命令有所未寔舍人猶得繳還豈親為內相者顧
乃不可回應執奏以示守官之義理則然爾

知制誥不試而命

歐陽公歸田錄載知制誥不試而命者楊文公陳文

惠及公凡三人蓋誤也竇始於至道三年四月真宗
念梁周翰夙負詞名令加獎擢乃不試而入西閣自
國初以來不試而命者周翰實為之首而楊公繼之
葉少蘊左丞夢得避暑錄話乃謂周翰與薛映梁鼎
亦皆不試而用此亦誤映鼎蓋與大年並命者獨大
年不試而後命云

學士帶知制誥

翰林學士帶知制誥本於唐制唐自開元末改翰林
供奉為學士院專掌內命號為內相凡充其職者無
定負自諸曹尚書下至校書郎皆得與選入院一歲

則遷知制誥未知制誥者不作文書但備顧問參侍
行幸而已唐自有知制誥以中書舍人或前行正郎
為之 本朝亦自有知制誥如錢若水蘓易簡皆自
知制誥入為翰林學士然唐之學士必帶知制誥
之三字者所以別其為作文書之學士也若 本朝
翰林學士未始有不作文書者則帶知制誥徒成贅
爾元豐改官制失於刪去况知制誥自掌外制天禧
未改罷寇忠愍政事召知制誥晏元憲示以除日元
憲辭以臣掌外制此非臣職是也建炎元年謝任伯
叅政克家除翰林學士以知制誥犯祖名為言有旨

權不繫知制誥三字任伯力辭言翰林學士 祖宗
時若兼領他官止與職名同元豐官制既行專典內
制則必帶知制誥三字以不易之制也詎可輒緣微
臣輕有改革卒辭不拜然元豐以前省臺寺監皆領
空名則固與職名同官制既行勝之以階而省臺寺
監各還所職則翰林學士自應專典內制矣何必更
帶知制誥三字為哉任伯第不詳攷爾

北門西掖不以科第進

北門西掖之除儒者之榮事也其有不由科第但以
文章進者世尤指以為榮熙寧則韓持國崇寧則林

彥振皆嘗直北門紹興初徐師川俯賜出身為翰林
學士任世初中先蘓仲虎符皆賜出身為中書舍人
而呂居仁本中賜出身兼掌內外掌制乾道淳熙以來
韓元咎元吉王嘉叟程劉正夫孝建皆以門蔭特命
攝西掖而劉正夫有召試之命因乃辭言國朝之
制詞命之臣皆先試而後命自渡江以來廢而不舉
今方修故事恐弗克稱塞雖可其奏然攝詞命幾三
年乃罷

二史扈從

二史立螭舊多服緋者謂之一點青其職日記言記

動則人主起居之除皆所當侍而遇乘輿行幸未嘗
扈從此亦闕文近歲始命起居郎起居舍人從駕乃
合建官本意

三館館職

唐三館者昭文館史館集賢館是也五代卑陋僅於
右長慶門築屋數十間為三館國初太平興國二
年度地在昇龍門東北一新之以三館新修書院為
崇文院大中祥符八年又於左右掖門外建院天禧
初詔崇文外院以三館為額天聖九年乃徙三館于
崇文院前列三館後建祕閣修史藏書校讎皆其職

也 中興以來後建祕書省而三館之職歸之開元
故事校書官許稱學士 本朝三館職事皆稱學士
紹興初猶仍此稱皆舊典也

祕書省官撰文字

故事朝廷有合撰樂章贊頌敕券較祭文夏國人使
到驛燕設教坊白語刪潤經詞及回荅高麗書並送
祕書省官撰蓋學士代王言掌大典冊此等瑣細文
字付之館職既足以重北門之體且所以試三館翰
墨之才異時內外制闕人多於此取之所謂館職儲
材意蓋本此

檢校官

檢校官蓋唐制本以為武臣遷轉之階至 祖宗時
特崇重之凡文臣為樞密使副必以檢校官兼正官
為之大中祥符五年王真公欽若以吏部尚書陳文
忠先嘗以戶部尚書為使晁文元當制誤削去檢校
太傅詔並存之自後王景莊 嗣宗 曹襄悼 利用為副
樞又用趙韓王例不帶正官直以檢校太保為之獨
太平興國中石元懿 熙載止以戶部尚書充使乾興
中錢思公 惟演亦以兵部尚書為使當時以為有司
之失檢校之階凡十有九三少而上有六等後雖樞

廷不復帶然自節度使而遷者必除檢校官蓋節鉞
之上止有太尉開府儀同三司遂至少休所以必除
檢校官者蓋祖宗重惜名器之深意為之等級不
肯輕畀以三孤之任也自檢校尚書而下亦或以為
散官熙寧中祖無擇責授檢校工部尚書其後東坡
黃州之貶亦檢校水部員外郎此比頗多

百官謚命詞與否

故事百官謚不命詞政和以來有不經太常考功議
而特賜謚者始命詞紹興三年陳太非奏政與義在
西掖引故事以請乃詔今後特恩賜謚命詞給告餘

給敕其後應太常考功定謚者亦徑陳乞賜謚例多
命詞朝論以為言止坐議狀給告雖特恩得謚者亦
然今之從臣庶勅轉官尚應命詞特恩賜謚乃人
主非常之澤所宜命詞以示褒寵若法應定謚者則
當坐議狀給告可也至于淳熙丁未陳魏公賜謚正
獻梁鄭公賜^謚文靖乃特詔命詞給告云

文正謚

謚之美者極于文正司馬溫公嘗言之而身得之國
朝以未得此謚者惟公與王沂公范希文而已若李
司空^昉王太尉^旦皆謚文貞後以犯仁宗嫌名世

遂呼為文正其實非本謚也如張文節夏文莊始皆欲以文正易名而朝論迄不可此謚不易得如此其為屬世之具深矣

臣下姓謚多同

臣下謚多同蓋以節行適相當固難於相避然其間有姓謚皆同者往稱為紊亂嘗攷之本朝有兩王文康溥兩張文定齊賢兩張忠定頤兩陳忠肅瓘兩劉忠肅摯兩李忠愍中官兩朱忠靖勝兩王恭簡剛中而韓魏公謚忠獻韓宗魏謚忠憲趙閱道謚清獻趙挺之謚清憲字雖不同聲音亦相紊

也

外夷使入朝

外夷使入朝所過郡長吏例送迎張安道鎮南京高麗使經過公言臣班視二府不可陪為臣屈詔獨遣少尹其後韓玉汝鎮穎昌亦言交趾小國其使人將過臣境臣嘗備近躄難以抗禮按元豐中送以官兵餞以通判使副府謁其犒設令兵官主之請如故事從之仍詔所過郡凡前宰相知判者亦如之蔣穎叔帥熙河西使卒于中國柩過其境官屬議真拜穎叔獨曰生見尚不拜奈何屈膝向死胡乃真而不拜識者

是之故事外夷國王未朝宰相出笏見之使者則否
紹興初虜使入貢宰相乃出笏見之非故事時翟公
吳為恭政嘗以為不可明年復入貢始檢會張安道
例下之經由州郡云

知軍州事

太守謂之知某州軍州事者言一州之軍事州事無
所不統也而或過朝廷一時推行中嚴之事往往皆
以繫銜如陔岸通角之類彼既長是郡則一郡之事
皆所當為似不須一一入銜也

都廳簽廳

州郡簽廳舊謂之都廳歐陽公尹師魯在錢思公幕
中有都廳閒話是也宣和辛丑尚書省公相廳改為
都廳內外都廳並行禁止懷安軍奏本軍都廳乞以
簽廳為名從之詔諸路依此簽廳之名所由始也

謁刺

熙豐間士大夫謁刺與今略同而於年月前加一行
云牒件狀如前謹牒後見政宣間者則去此一行其
間有僧官叅監司亦只書實官如提刑宣德之類其
末稱裁旨此風尚淳古焉

座主門生

唐世極重座主門生之禮雖當五代衰亂典章墜壞之餘然故事相仍此禮猶不敢廢在唐知舉所放進士以已及第時名次為重和凝舉進士及第時第五其後知舉選范質為第五質後拜相封魯國公官至宮傅皆與凝同當時以為榮裴皞久在朝廷宰相馬裔孫彥維翰皆皞禮部所放進士也後裔孫知舉放榜引新進士詣皞皞喜作詩曰門生門下見門生世亦榮之維翰已作相嘗過皞皞不迎不送人問其故皞曰我見彥公於中書庶寮也彥公見我_于私第門生也何送迎之有人亦以為當

梁谿漫志卷第三

入閣

費衮補之

唐有入閣之制 本朝因之按唐故事天子日御殿見群臣日常奉朔望薦食諸陵寢有思慕之心不能御前殿則御便殿見群臣曰入閣宣政前殿也謂之衙衙有仗紫宸便殿也謂之閣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也乃自正衙喚仗由閣門而入百官俟朝于衙者因隨以入見故謂之入閣然衙朝也其禮尊閣宴見也其事殺自乾符已後因亂禮闕天子不能日見群

臣而見朔望故正衙常日廢仗而朔望入閣有仗習見既久遂以入閣為重至出御前殿猶謂之入閣其後亦廢至唐明宗初即位御史中丞李琪請復朔望入閣然有司不能講正其事凡群臣五日一入見中興殿使殿也此入閣之遺制而謂之起居朔望一出御文明殿前殿也反謂之入閣琪皆不能正故歐陽公譏之本朝建隆三年八月丙戌朔御崇元殿文武百官入閣自後屢踵而行之太平興國二年詔以八月一日入閣會雨而止又以入閣舊圖承五代草創禮容不備於是命史館修撰楊徽之等討論故事

別為新圖淳化二年十二月丙寅朔遂行其禮於文德殿右諫議大夫張洎既與徽之等同撰定新儀又獨奏疏其略曰竊以今之乾元殿即唐之含元殿也在周為外朝在唐為大朝冬至元旦立全仗朝萬國在此殿也今之文德殿即唐之宣政殿也在周為中朝在漢為前殿在唐為正衙凡朔望起居及冊拜妃后皇子王公大臣對四夷君長試制策舉人在此殿也今之崇德即唐之紫宸殿也在周為內朝在漢為宣室在唐為上閣即復日長朝之殿也東晉太極殿有東西閣唐置紫宸上閣法此制也且人君恭已南

面向明紫微黃屋至尊至重故巡幸則有大駕法從之盛御殿則有鈎陳羽衛之嚴故雖復日常朝亦須立伏前代謂之入閣儀者蓋復日御紫宸上閣之時先於宣政殿前立黃麾金吾伏俟勅契畢喚仗即自東西閣門入故謂之入閣今朝廷且以文德正衙權宜為上閣甚非憲度竊見長春殿正與文德殿南北相對伏請改創此殿以為上閣作復日立伏視朝之所其崇德殿崇政殿即唐之延英殿是也為雙日常時聽斷之所庶乎臨御之式允叶常經今輿論乃以入閣儀注為朝廷非帝之禮甚無謂也臣又聞唐初

^五日一朝景雲初始修正觀故事自天寶兵興之後四方多故肅宗而下咸復日臨朝雙日不坐其復日或遇大寒盛暑陰靈沉滯亦放百官起居雙日宰相當奏事即時特開延英召對或蠻夷入貢勳臣歸朝亦特開紫宸引見臣欲望依前代舊規復日視朝雙日不坐其復日遇大寒盛暑陰靈沉滯亦放百官起居其雙日於崇德崇政兩殿召對宰臣常參官以下及非時蠻夷入貢勳臣歸朝亦特開上閣引見並請準前代故事處分奏入不報淳化三年五月甲午朔御文德殿百官入閣舊制入閣惟殿中省細仗隨兩省

當是乞修起居入閣之儀失居字

供奉官先入陳於庭 太宗以為儀衛太簡命有司更設黃麾伏其殿中省細伏仍舊從新制也大中祥符七年四月令有司依新定儀制重畫入閣圖有唐朝職官悉改之從東上閣門使魏昭亮之請景祐元年二月知制誥李淑上時政十議其第十議乞修起入閣之儀寶元二年 仁宗謂輔臣曰唐有入閣禮今不常行其久廢不講抑不可以行於今乎於是參知政事宋庠奏疏曰比蒙聖問有唐入閣之儀今不常行臣退而尋討故事夫入閣乃有唐隻日於紫宸殿受常朝之儀也謹案唐有大內又有大明宮在大

內之東北世謂之東內而謂大內為西內自高宗以後天子多在大明宮制度尤為華備宮之正南曰丹鳳門門內第一殿曰含元殿大朝會則御之對北第二殿曰宣政殿謂之正衙朔望大冊拜則御之又對北第三殿曰紫宸殿謂之上閣亦曰內衙隻日常朝則御之據唐制凡天子坐朝必須立仗於正衙殿或乘輿止御紫宸殿既喚仗自宣政殿兩門入是謂東西上閣門也若以 國朝之制則今之宣德門唐丹鳳門也大慶殿唐含元殿也文德殿唐宣政殿也紫宸殿唐紫宸殿也今或欲求入閣本意施於儀典即

須先立伏於文德殿之庭如天子止御紫宸殿即喚
伏自東西閣門入如此則差與舊儀相合但今之諸
殿比於唐制南北不相對值此為殊耳故後未論議
因有未明又按唐自中葉以還雙日及非時大臣奏
事別開延英君令假日御崇政延和是也乃知唐制
每遇坐朝日即為入閣而叔世離亂五代草創大所
之制更從簡易正衙立伏因而遂廢其後或有行者
常人之所罕見乃或謂之盛禮甚不然也今之相傳
入閣圖者是官司記常朝之制也如閣門有儀制教
雜坐圖耳是何足為希闊之事哉况唐開元舊禮本

無此制至開寶中諸儒增附新禮始載月朔入閣之
儀又以文德殿為上閣差舛尤甚蓋當時編撰之士
討求未至太宗朝儒臣張洎亦有論奏頗為精洽
竊恐朝廷他日修復正衙立伏欲下兩制使預加商
榷以正舊儀而議者以今之殿閣與唐不同遂不果
行至熙寧三年五月壬子用宋敏求王歧公等議始
詔朔望御文德殿立伏而罷入閣儀入閣之本末如
此

元祐黨人

吾州蒼梧先生胡德輝

理

嘗對劉元城歎息張天覺

之亡元城無語蒼梧疑而問之元城云元祐黨人只是七十八人後來附益者不是又云今七十七人都不存惟某在耳元城為此言時實宣和六年十月六日也蓋紹聖初章子厚蔡京下得志凡元祐人皆籍為黨無非一時忠賢七十八人者可指教也其後每得罪於諸人者駸、附益入籍至崇寧間京悉舉不附已者籍為元祐奸黨至三百九人之多於是邪正混殺其非正人而入元祐黨者盡十六七也建炎紹興間例加褒贈推恩其後而議者謂其間多姦邪今日子孫又從而侑俸恩典遂有詔甄別之

行卷

前輩行卷之禮皆與刺俱入蓋使主人先閱其文而後見之宣和間蒼梧胡德輝見劉元城尚仍此禮近年以來率俟相見之時以書啟面投太抵皆求差遣句私書干請乞憐之言主人例避謝而入袖退閱一二見其多此等語往往不復終卷彼方獻其干請安得為之延譽士之自處既輕而先達待士之風至此亦掃地矣

氏族

氏族之譌久矣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此三者

實一姓也自分為三派寢遠寢忘則為三姓矣逃之
所謂徐與秦俱出韓與何同姓之類是也揚子雲於
蜀無他揚今此揚姓不復見亦皆雜於楊矣錢鏐有
吳越吳越之人避其諱以劉去偏傍而為金玉審知
據闔人避其諱以沈去水而為尤二姓實一姓也
今之稱複姓者皆從省文如司馬則曰馬諸葛則曰
葛歐陽則曰歐夏侯則曰侯鮮于則曰于如此之類
甚多相承不已複姓又將混於卑姓矣唐永貞元年
十二月淳于姓改為予以音與憲宗名同也至今二
于無復可辨如豆盧蓋唐大族欽望球華皆嘗為相

而此姓今不復見其殆混於盧邪

王文貞壻入蜀

王文貞公為相長女媾韓忠憲例當守遠郡得洋州
公私語其女曰韓即入川汝第歸吾家勿憂也吾若
有求于上他日使人指韓即隸婦翁奏免遠適則其
為損不細矣忠憲聞之喜曰公待我厚也予竊謂王
公此舉於當國則甚公於處家則似未盡且婦從夫
者也死生禍福率當同之今其夫持為遠郡遽俾其
女歸享安佚之樂而使其夫獨被遐征之勞豈所以
教為婦之道哉唐李晟正歲崔氏女歸寧責曰爾有

家而姑在堂婦當治酒食且以待賓客即卻之不得
進晟武人尚知歟為公計者政使其女不肯遠適尤
當以義責使偕行使人知公雖父子之愛亦不肯容
其私益彰至公之道則於為國處家之際兩盡其至
矣

司馬溫公讀書法

司馬溫公獨樂園之讀書堂文史萬餘卷而公晨夕
所常閱者雖累數十年皆新若手未觸者嘗謂其子
公休曰賈豎藏貨貝儒家惟此耳然當知寶惜吾每
歲以上伏及重陽間視天氣晴明日即設几按於當

日所側群書其上以曝其腦所以年月雖深終不損
動至於啟卷必先視几按潔淨藉以茵褥然後端坐
看之或欲行者即承以方版未嘗散空手捧之非惟
手汗漬及亦慮觸動其腦每至看竟一版即側右手
大指面襯其泓而覆以次指面撫而挾過故得不至
揉熟其紙每見汝輩多以指爪撮起甚非吾意今浮
屠老氏猶知尊敬其書豈以吾儒反不如乎當宜誌
之

高容辭起復

文選載李令伯乞養親表云臣容今年四十有四祖

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讀者惻然動心元祐三年高密郡王宗晟起復判大宗正事連章力辭其言亦曰念臣執喪報親之日短致命徇國之日長東坡時直禁林當草荅詔見其疏而哀之因入劄子乞聽所守詔從之

范淳父字

范淳父內翰之母夢鄧禹未而生淳父故名祖禹字夢得温公與之帖云按鄧仲華傳仲華內文明篤行淳備輒欲更表德曰淳備既協吉夢又可止說且與令德相應未審可否次日復一帖云昨夕再思淳備

字太顯而盡不若單字淳臨時配以甫子而稱之五十則稱伯仲亦猶子路或稱季路是也如何如何予因是推之劉仲原父貢父錢穉父皆只一字或謂仲原父用程伯休父三字之法非也伯休父亦只一字耳蓋伯仲與甫之類本語助特後世以便於稱謂非以表其德也凡今以伯仲甫子之類為助者皆取單字蓋亦古之遺意焉爾

射鴈堂

閒樂先生陳公伯修師錫在太學與了翁友善一日同集宗室淄玉圓中有鴈陣過相與戲曰明年魁天

下者當中首鴈伯修引弓射之一矢中其三了翁不
中須臾又有鴈陣過焉了翁射之亦中其三伯修笑
曰公其後榜耶了翁曰果然當為公代其明年徐鐸
榜伯修果以第三登第後三年了翁登第亦第三人
皆為昭慶軍節度掌書記果相與為代因名便廳為射
雁堂先是了翁將唱第問投子山道者云我作狀元
否應曰無時一有時三了翁惘然莫測是歲時彥魁
天下了翁居其三始悟前語

聞樂異事

聞樂陳公伯修宣和三年以祠官居南徐一日晝寢

夢至一處殿宇巍然中有人冠服如天帝正坐侍衛
環列輩者引公拜殿下命之升殿慰藉久之謂曰卿
平生論事章疏可悉錄以進呈公對曰臣在杭州日
因陳正彙事郡守賈偉節遣人搜取多已焚滅今恐
不能盡記帝曰能記者錄以進即有倦官導公至廡
下幕中設几按筆硯有一青冊公方沉吟倦官曰
不必追記盡在是矣開冊示之則平日所草章疏具
在雖經焚毀者亦備載無遺公即袖以進帝喜曰已
安排卿第六等官矣遂覺呼其子大理寺丞昱至前
引其手按其項則十字裂如小兒頰其熱如火謂之

曰與吾書謁刺數十將別親舊吾去矣其子請曰大人何往公告以夢子曰此吉夢其殆有歸詔耶公曰不然豐相之臨終亦夢朝帝蓋永歸之兆也已而丹寢頃之覺復謂其子曰適又夢入黑漆屋三間此棺槨之象吾去矣俄南徐太守虞純世遣人招其子告之曰適尊公有狀弓掛冠正康彊何乃爾莫測其意是以扣公言未既聞傳呼陳殿院未若已知其故者謂太守曰死生定數也公何訝戒其子曰凡吾治命事不可妄易遂歸携親戚數十人酌酒告別既退命諸子子婦皆坐置酒諄告戒家人見公無疾而

遽若是愕眙不知所答迨夜入寢有婢香香奔告諸子曰殿院咳逆不止若疾狀諸子亟走至則已趺坐而一足猶未上命其子為收之終畢而終之七日忽有僧欲入弔其家以素不^知識止之僧云我誠不識公但疇昔之夜在瓜洲忽夢一官人着朱騎馬導從甚盛凌波而北人馬皆不濡傍人指云此陳殿院也洎入城見群僧來作佛事乃知之故欲瞻敬遺像非有所求也時名流多作挽詩紀其事黃冕仲裳云不須更草玉樓記已作倦官第六人張子韶九成云凌波應作水中僊蓋謂此乃知世之偉人皆非混流

轉者傳說騎箕而為列星其可信矣

元城了翁表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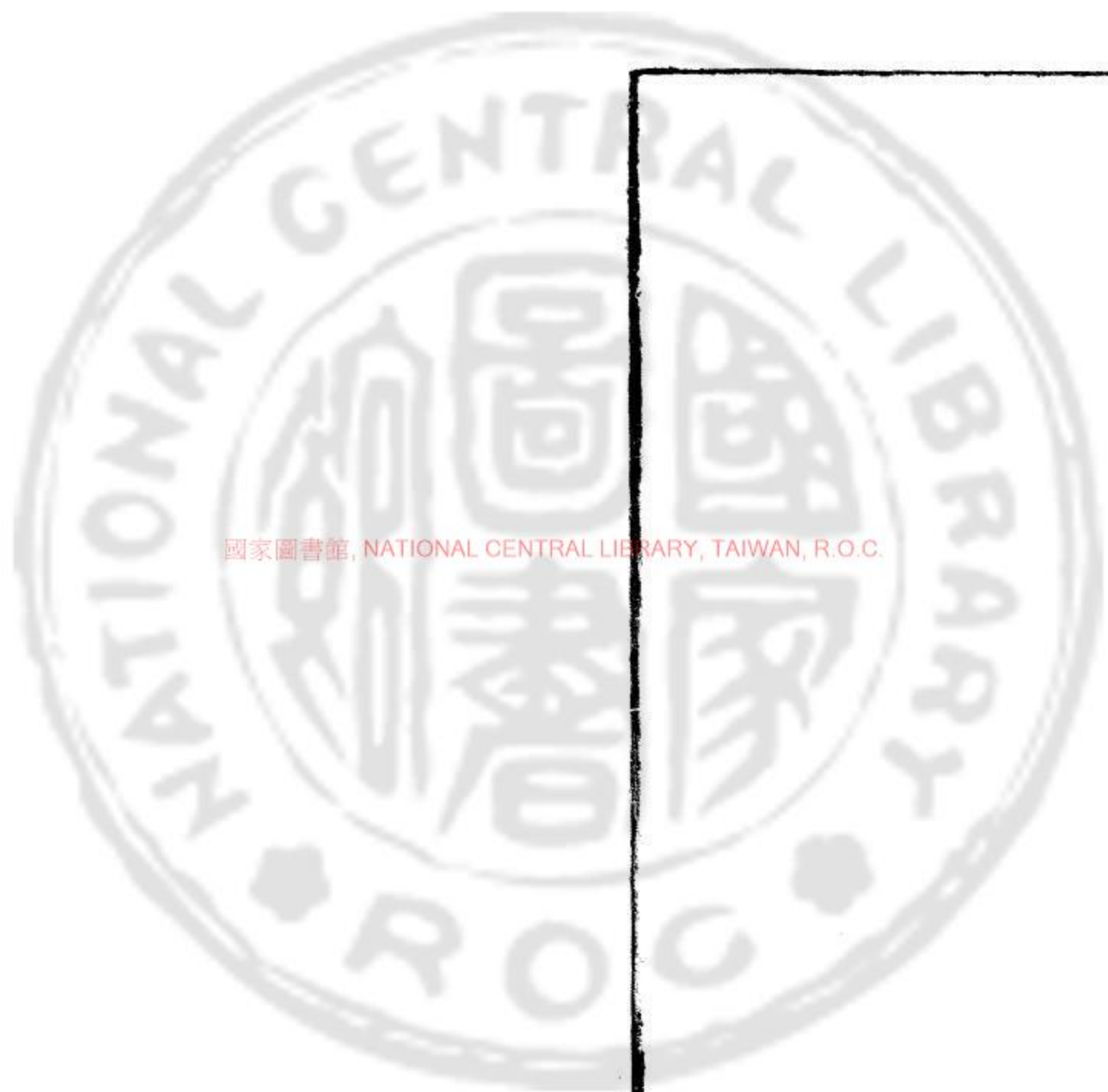
今時士大夫論四六多喜其用事精當下字工巧以為膾炙人口此固四六所尚前輩表章固不廢此然其剛正之氣形見於筆墨間讀之使人聳然人主為之改容姦邪為之破胆元符末劉元城自貶所啟起帥鄆當過闕公謝表云志惟許國如萬折之而必東忠以事君雖三已之而無愠坐是逐不得入見大觀間陳了翁在通州編修政典局取專充集了翁以表繳進其語有云愚公老矣益堅平險之心精衛眇然未

捨填波之顛後竟再坐貶此二表於用事下字亦皆精切而氣節凜凜如嚴霜烈日與退之所謂泰山之封鏤白玉之牒者似不俟矣

王定國記東坡事

王定國甲申雜記云天下之公論雖仇怨不能奪李定鞠治東坡獄正急一日將朝忽於殿門謂同列曰蘇軾誠奇才也衆莫敢對定曰雖二三十年前所作文字詩句引證經傳隨問即答無一字差舛誠天下之奇才也此恐未必然按東坡自熙寧初荆公行新法自是詩語多及新法之不便元豐二年言者論其作

詩譏諷遂得罪相距止十年耳不至二三十年也籍
使能記二三十年作詩又之因人皆可能似不足為
東坡道也定國記此特愛東坡之過云爾



梁谿漫志卷第四

費衮補之

東坡教人讀檀弓

東坡教人讀檀弓山谷謹守其言傳之後學檀弓誠文章之模範凡為文記事常患意晦而辭不達語雖蔓衍而終不能發明惟檀弓或教句書一事或三句書一事至有兩句而書一事者語極簡而味長事不相涉而意脉貫穿經緯錯綜成自然之文此所以為可法也

東坡識任德翁

蜀人任孜字遵聖以學問氣節雄鄉里兄弟皆從老
蘓游東坡所謂大任剛烈世無有疾惡如風朱伯厚
者其後在京師有哭遵聖詩云老任况豪俊先子推
輩行又云平生惟一子抱負珠在掌見之韶亂中已
有食牛量其子後立朝果著大節即德翁也東坡眼
目高觀人於韶亂間已能如此妙矣夫

東坡西湖了官事

東坡鎮餘杭遇遊西湖多令旌旗導從出錢塘門坡
則自湧金門從一二老兵泛舟絕湖而未飯于晉安
院徜徉靈隱天竺間以吏牘自隨至冷泉亭則据按

剖決落筆如風雨分爭辨訟談笑而辦已乃與僚吏
劇飲薄晚則乘馬以歸夾道燈火縱觀太守有老僧
紹興末年九十餘幼在院為蒼頭能言之當是時此
老之豪氣逸韻可以想見也

東坡改和陶集引

東坡既和淵明詩以寄頽瀨使為之引頽瀨屬藁寄
坡自欲以晚節師範其萬一也其下云嗟夫淵明隱
居以求志詠歌以忘老誠古之達者而才實拙君夫
子瞻仕至從官出長八州事業見於當世其剛信矣
而豈淵明之拙者哉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

比於我老彭古之君子其取於人則然東坡命筆改云嗟夫淵明不肯為五斗粟一束帶見鄉里小人而子瞻出仕三十餘年為獄吏所折困終不能後以陷大難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託於淵明其誰肯信之雖然子瞻之任其出入進退猶可攷也後之君子其必有以處之矣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區々之迹蓋未足以論士也此文令人皆以為頽濱所作而不知東坡有所筆削也宣和間六槐堂蔡康祖得此藁於頽濱第三子遜因錄以示人始有知者

東坡教人作文寫字

葛延之在簷耳從東坡遊甚熟坡嘗教之作文字云譬如市上店肆諸物無種不有却有一物可以攝得曰錢而已莫易得者是物莫難得者是錢今文章詞藻事實乃市肆諸物也意者錢也為文若能立意則古今所有翕然並起皆赴吾用汝若既得此便會做文字也又嘗教之學書云世人寫字能大不能小能小不能大我則不然胸中有箇天來大字世間縱有極大字焉能過此從吾胸中天大字流出則或大或小唯吾所用若能了此便會作字也嘗為作龜冠詩

送其行葛以與語胡蒼梧蒼梧為記之此大匠誨人之妙法學者不可不知也

東坡謫居中勇於為義

陸宣公謫忠州杜門謝客惟集藥方蓋出而與人交動作言語之際皆足以招謗故公謹之後人得罪遷徙者多以此為法至東坡則不然其在惠州也程正輔為廣中提刑東坡與之中外凡惠州官事悉以告之諸軍闕營房散居市井窘急作過坡欲令作營屋三百間又薦都監王約指使監生同幹惠州納秋米六萬三千餘石漕管乃令五萬以上折納見錢坡以

為嶺南錢荒乞令人戶納錢與未並從其便博羅大火坡以為林令在式假不當坐罪又有心力可委欲專牒令修復公宇倉庫仍約束本州科配惠州造橋坡以為吏孱而胥橫必四六分分了錢造成一座河樓橋乞選一健幹吏來了此事又與廣帥王敏仲書薦道士鄧守安令引蒲澗水入城免一城人飲鹹苦水春夏疾疫之患凡此等事多涉官政亦易指以為恩怨而坡奮然行之不疑其勇於為義如此謫居尚爾則立朝之際其可以死生禍福動之哉

東坡緣在東南

東坡平生宦游多在淮浙間其始通守餘杭後又為
守杭人樂其政而公樂其湖山嘗過壽星院恍惚記
若前身游歷者其於是邦每有朱仲卿桐鄉之念謫
居於黃凡五年移汝既去黃夜行武昌山上回望東
坡聞黃州鼓角凄然泣下賦詩云黃州鼓角亦多情
送我南來不辭遠尋上章乞居常州其後謝表有買
田陽羨擔畢此生之語在禁林與胡完夫蔣穎叔醜
唱皆以卜居陽羨為言晚自儋北歸愛龍舒風土欲
居焉乃令邵之隱士李惟熙買田以老已而得子由
書言桑榆未景忍後離別遂欲北還穎昌作書與惟

熙云然其緣在東南終當會合願君志之未易盡言
也至儀真乃聞忌之者猶欲攻擊遂不敢兄弟同居
竟居毗陵以堯緣在東南之語乃爾明驗古之偉人
自能前知所謂有開必先者不假教術也

東坡卜居陽羨

建中靖國元年東坡自儋北歸卜居陽羨陽羨士大
夫猶畏而不敢與之游獨士人邵民瞻從學於坡坡
亦喜其人時時相與杖策過長橋訪山水為樂邵為
坡買一宅為錢五百緡坡傾囊僅能償之卜吉入新
第既得日矣夜與邵步月偶至一村落聞婦人哭聲

極哀坡徙倚聽之曰異哉何其悲也豈有大難割之
愛觸於其心歟吾將問之遂與邵推扉而入則一老
姬見坡泣自若坡問姬何為哀傷至是姬曰吾家有
一居相傳百年保守不敢動以至於我而吾子不肯
遂舉以售諸人吾今日遷徙來此百年舊居一旦訣
別寧不痛心此吾之所以泣也坡亦為之愴然問其
故居所在則坡以五百緡所得者也坡因再三慰撫
徐謂之曰姬之舊居乃吾所售也不必深悲今當以
是屋還姬即命取屋券對姬焚之呼其子命翌日迎
母還舊第竟不索其直坡自是遂還毗陵不復買宅

而借顧塘橋孫氏居暫憇焉是歲七月坡竟歿于借
居前輩所為類如此而世多不知獨吾州傳其事云

東坡嬾版

東坡北歸至儀真得暑疾止于毗陵顧塘橋孫氏之
館氣寢上逆不能卧時晉陵邑大夫陸元光獲侍疾
卧內輟所御嬾版以獻縱橫三尺偃植以受背公殊
以為便竟據是版而終後陸君之子以屬蒼梧胡德
輝為之銘曰參沒易箒由壙結纓斃而得正匪死實
生堂堂東坡斯文棟梁以正就木猶不忍僵昔我邑
長君先大夫侍聞夢奠啟手舉扶木君威施匪屏匪

几詒萬子孫無曰不祥之器

毗陵東坡祠堂記

東坡自黃移汝上書乞居常其後謝表有買田陽羨
誓畢此生之語在禁林與胡完夫蔣穎叔唱和有云
惠山山下土如濡陽羨溪頭木勝珠賣劍買牛吾欲
老殺雞為黍子未無又云雪芽我為求陽羨乳水君
應餉惠山晚自簷耳北還崎嶇萬里徑歸南蘭陵以
歿蓋出處窮達三十年間未嘗一日忘吾州者而郡
興祠宇真謁之所邦人以為闕文乾道壬辰太守晁
彊伯子健未始築祠於郡學之西塑東坡像其中又

於士夫家廣摹畫像或朝服或野服列於壁間而晁
侍郎公武為之記其略曰公武聞諸世父景迂生崇
寧間賊臣擅國顛倒天下之是非人皆畏禍莫敢莊
語公之葬也少公黃門銘其壙亦非實錄其甚者以
賞罰不明罪元祐以改法免役壞元豐指溫公才智
不足而謂公之斥逐出其遺意稱蔡確謗讟可赦而
謂公之進用自其遷擢章子厚之賊害忠良而謂公
與之友善林希之詆誣善類而云公嘗汲引之嗚呼
若然則公之上清儲祥忠清粹德二碑及諸奏議著
述皆誕謾歎公武因子健之請伏自思念歲月滋久

者舊日益淪喪存者皆邈然後進則緒言將零落不傳於是不能為解而輒載其事惟公當元祐時起於謫籍登金門玉堂極禮樂文章之選及章蔡竄用黨於嶺表而公獨先朝廷追復黨人官爵而公獨後立朝本末彰明較著如此豈有他哉昔陳仲弓送中常侍父之葬非以為賢從者嘗楚公子曰隸也不力非以為不肖皆有為而發豈少公之意或出於此非耶後世不知其然惟斯言是信則為盛德之累大矣因述景迂生之語俾刻之樂石庶異日網羅舊聞者有考記成彊伯列石_為二碑一置之郡齋一置之

陽羨洞靈觀用杜元凱之法蓋欲俱傳不朽其措意甚美然東坡公之名節固自萬世不磨矣

武臣獻東坡啟

東坡即定武有武臣狀極朴陋以啟事未獻坡讀之甚喜曰奇文也客退以示幕客李端叔問何者最為佳句端叔曰獨開一府收徐庾於幕中並用五材走孫吳於堂下此佳句也坡曰非君誰識之者端叔笑謂坡曰視此即眉宇間決無是語得無假諸人乎坡曰使其果然固亦具眼矣即為具召之_與語甚歡一府皆驚竹坡老人周少隱紫芝聞之李端叔嘗記其事

東坡戴笠

東坡在儋耳一日過黎子雲遇雨乃從農家借蓑笠戴之看辰而歸婦人小兒相隨爭舛邑犬群吠竹坡周少隱有詩云持節休誇海上蘓前身便是牧羊奴應嫌未紱當年夢故作黃冠一咲娛遺迹與公歸物外清風為我襲庭隅憑誰喚起王摩詰畫作東坡戴笠圖今時亦有畫此者然多俗筆也

東坡荔支詩

東坡食荔支詩有云雲山得伴松檜老霜雪自因櫛黎麓常疑上句似汎此老不應爾後見習閩廣者云

自福州古田縣海口鎮至于海南凡宰上木松檜之外悉雜植荔子取其枝葉陰覆彌望不絕此所以有伴松檜之語也

東坡用事對偶精切

東坡詞源如長江大河洶涌奔放瞬息千里可駭可愕而於用事對偶精妙切當人不可及如張子野買妾詩全用張氏事祭徐君猷文全用徐氏事送李方叔下第詩用古戰場日五色皆當家事殆如天成徐君猷孟亨之皆不飲作詩戲之用徐邈孟嘉飲酒事仍各舉當時全語以為對其通守餘杭日荅高麗使

私覲狀云歸時事於宰旅方勞遠動發私幣於公卿亦蒙見及發幣一事非外夷使者致饋之故實乎

退之東坡用先後語

退之南山詩云或齊若友朋或差若先後人多不知先後之義練塘洪慶善吏部與祖引前漢志云見神於先後宛若其注云兄弟妻關中呼為先後予觀東坡徐州謝上表云信道直前曾無坎井之避立朝寡助誰為先後之容或疑先後不可對坎井蓋不知其亦出於此也

東坡文效唐體

東坡之文浩如河漢溥淵奔放豈區區東縛於隄防者而作徐君猷祭文及徐州鹿鳴燕詩序全用四六初唐人體而益工蓋以文為戲邪

東坡錄泂流館詩

東坡在翰林被旨作上清儲祥宮碑 哲宗親書其

額紹聖黨禍起磨去坡文命蔡元長別撰玉局遺文中
有詩云淮西功德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
斷碑人贈矣不知世有段文昌其題云紹聖中得此
詩於泂流館中不知何人作也戲錄之以益篋笥之
藏此詩乃東坡自作蓋寓意儲祥之事特避禍故託

以得之味其句法則可知矣

石屋洞題名

臨安石屋洞_石上有題名二十五字云陳襄蘇頌孫奕黃灝曾孝章蘇軾同遊熙寧六年二月二十一日內東坡姓名磨去僅存髣髴蓋崇寧黨禍時也

柳展如論東坡文

東坡歸自海南遇其甥柳展如問出文一卷示之曰此吾在嶺南所作也甥試次第之展如曰天慶觀乳泉賦詞意高妙當在第一鍾子翼哀詞別出新格次之他文稱是舅老筆甥敢優劣邪坡嘆息以為知言

展如後舉似洪慶善慶善跋東坡帖其載其語

貶所敬蘇黃

元祐黨禍裂於熾火小人交扇其焰傍觀之君子深畏其酷惟恐黨人之塵點汙之也而東坡之在儋守張中事之甚至且日從叔黨棋以娛東坡洎張解官北歸坡凡三作詩送之魯直之在戎戎守彭知微每遣吏李琮調護其逆旅之事無不可人意當是之時而二守乃能如此其義氣可書張竟以此坐謫云

昌化盛事

東坡眉人貶昌化任德翁亦眉人後亦貶昌化張才

叔贈德翁詩云僂耳百年經僻陋眉山二老繼驅除
德翁和云身投魑魅家何在澤遠昆蟲罪未除蕪任
西公同鄉里同貶所大節相望顧僂耳獨何幸也

侍兒對東坡語

東坡一日退朝食罷捫腹徐行顧謂侍兒曰汝輩且
道是中有何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坡不以為然又
一人曰滿腹都是識見坡亦未以為當至朝雲乃曰
學士一肚皮不入時宜坡捧腹大笑

梁谿漫志卷第五

優孟孫叔敖歌

費衮補之

史記載優孟言孫叔敖事曰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_叔敖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為壽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

為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為相莊王許之
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何謂孟曰婦言慎無為楚
相不足為也如孫叔敖之為楚相盡忠為廉以治楚
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
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
以得食起而為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耻辱身死家
室富又恐受昧枉法為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
安可為也念為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為非廉吏
安可為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
薪而食不足為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

封之寢丘史記所載如此予嘗存浮光叔敖即是郢
期思縣人也期思今廢為鎮予得漢延熹中所立碑
書是事微有不同云病甚臨卒將無棺槨令其子曰
優孟曾許千金貨吾孟楚之樂長與相君相善雖言
千金實不負也卒後數年莊王置酒以為樂優孟乃
言孫君相楚之功即慨高歌涕泣教行^{闕一}投首
王王心感動覺悟問孟孟具列對即求其子而加封
焉子辭父有命如楚不忘亡臣社稷^{闕一}而欲有賞
必於潘國下濕堯堉人所不貪遂封潘鄉潘即固始
也而所載歌絕奇曰貪吏而可為而不可為廉吏而

可為而不可為貪吏而不可為者當時有汙名而可為者子孫以家成廉吏而可為者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為者子孫困窮披褐而賣薪貪吏常若富廉吏常若貧獨不見楚相孫叔敖廉潔不受錢味其詞語憤世疾邪含悲哀怨過於慟哭比之史記所書遠甚聽者安得不感動也歐陽公集古錄謂微斯碑後世遂不復知叔敖名饒又謂碑亦罕傳余以集錄二十年間求之博且勤乃得之云

史載禍福報應事

史書載禍福報應事當示勸懲之意班固書曰蚡殺

魏灌夫事其末云蚡疾一身盡痛若有擊者諄服謝臯上使視鬼者膽之曰魏其與灌夫共守筓欲殺之竟死其意蓋謂蚡雖幸逃人殺鬼得而誅之矣故書之所以示戒也唐書載崔器議達奚珣罪抵死後器病叩頭云達奚尹訴於我三日卒夫珣之叛君附賊死有餘罪器守正据法尚何所訴又安能為正人之厲哉徒使逆徒用以藉口此等事削而不書可也

古者居室皆稱宮

古者居室貴賤皆通稱宮初木嘗分別也秦漢以來始以天子所居為宮矣禮記云父子異宮又云儒有

一畝之宮環堵之室林子中在京口作詩寄東坡云
欲喚無家一房客五雲樓殿鏤龍宮而東坡和云印
頭莫喚無家客歸掃我眉一畝宮蓋本諸此

諸父大人

伯叔父謂之諸父兄弟之子謂之猶子故皆可稱為
父子二跡傳受乃廣之凡子而班固書曰即日父子
俱移病又今人稱父為大人而此書受扣頭曰從大
人議則諸父亦通稱猶孟子之所謂大人者蓋皆尊
者之稱爾

子者男子通稱

子者男子之通稱若文字間稱其師則曰子某子復
冠子字於其上者示特異於常稱曰吾所師者則某
子云爾列子乃其門人所集故曰子列子公羊之書
其弟子稱其為子公羊子至隱十一年稱子沈子何
休注曰子沈子後師沈子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為師
也不但言子曰者辟孔子也其不冠子者他師也陳
後山以南豐辨香稱為子曾子孟用此法劉夢得自
為傳乃加子於上者非是而今人承其誤亦多以自
稱或稱其朋友皆失之矣

前言往行有所感發

士大夫多識前言往行豈獨資談柄為觀美蓋欲施之用也 國初遣盧多遜使李國主還臆舟宣化口使人白國主曰朝廷重修天下圖經史館獨闕江東諸州願各求一本以歸國主亟令繕寫送與之於是多遜盡得其十九州之形勢屯戍遠近戶口多寡以歸朝廷始有用兵之意熙寧中高麗入貢所經州縣悉要地圖所至皆造送山川道路形勢險易無不備載至揚州牒州取地圖是時陳秀公守揚給使者欲盡見兩浙所供圖倣其規模供造及圖至都聚而焚之其以事聞秀公之舉蓋因前事有所感發也

老而能學

曹孟德嘗言老而能學惟吾與袁伯業東坡云此事不獨今人不能古人亦自少也東坡以論語解寄文潞公書云就使無取亦足見其窮不忘道老而能學也予竊謂年齒浸高而能留意於學此固非易事然於其中亦自有味蓋老者更事既熟見理既明開卷之際迎刃而解如行舊路而見故入所謂溫故知新者人於少年讀書與中年晚年所見各不同其作文亦然故老而能學蓋自有以樂之也

溫公論商鞅

溫公論魏惠王有一商鞅而不能用使還為國害喪地七百里竄身大梁予竊謂商鞅刻薄之術始能帝秦卒能秦使用之於魏其術猶是也孟子不遠千里而來惠王猶不能聽其言其妾庸可知矣溫公不責惠王以不聽孟子仁義之言而乃責其不用商鞅功利之說何耶公於此必有深意特予未之曉爾

辨高祖卧内奪韓信軍

史記西漢所書高祖即卧内奪韓信軍事殊可疑且信為漢名將凡用兵之法敵人動息尚當知之豈有其主夜宿傳舍而軍中不知其斥候不明可想見矣

周亞夫屯細柳天子先驅至不得入今乃使人晨入其卧内稱漢使者至麾召諸將秀置其軍而猶不知信方起乃知獨漢王來大驚則其軍門壁壘蕩然無禁所謂紀律未安在邪設或敵人倣此而為之其敗亡可立而待也項羽死高祖又襲奪其軍夫為將而其軍每為襲奪則真成兒戲爾信號能申軍法恐不應至是也

平淮西碑誤

唐憲宗以永貞元年八月即位是月劍南西川劉闢自稱留後十一月夏綏銀節度留後楊惠琳反元和

元年三月辛巳楊惠琳伏誅十月戊子劉闢伏誅事皆在元和元年而退之平淮西碑云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蓋誤也新唐書載此碑刪去明年平夏一句

晉史書事鄙陋

晉史書事鄙陋可笑者非一端如論阮孚好屐祖約好財同是累而未判得失夫蠟屐固非雅事然特嗜好之僻爾豈可與貪財下俚者同日語哉而作史者必待客見其料財物傾身障麗意未能平方以分勝負此乃市井屠沽之所不若何足以行史筆尚安論勝負哉許敬宗之徒汙下無識東坡以為人奴不為

過也

論姚崇序進郎吏

姚崇序進郎吏明皇御視殿屋崇再三言之終不應崇懼趨出高力士侍側曰大臣奏事陛下當面加可否奈何一不省察帝曰朕任崇以天下事當進賢退不肖郎吏卑秩乃一一以煩朕耶會力士傳旨省中為道帝語崇乃喜聞者皆服帝識人君之體後之論史者亦美之予謂明皇怠心已兆於此夫官吏雖有崇卑之異然一吏不肖則一事隳君相共議亦理之常不應以其微而忽之政使欲示信任之意亦當因

是面如開諭使崇暅然於心豈宜傲睨峻拒忿然不
答則是厭萬幾之繁畏惡之意已形於外不復顧者
矣其後竟委政於李林甫專擅國柄付邊事於安祿
山卒致大亂蓋胎於拒姚崇之時也

龜錯名如字讀

龜錯之名古今皆讀如措字潘岳西征賦云越安陵
而無譏諒惠聳之寂寞弔爰絲之正議伏梁劍於東
郭訊景皇於陽丘爰信讒而矜譎殞吳嗣於局下蓋
發怒於一博成七國之稱亂翻助逆以誅錯恨過聽
之無討茲沮善而勸惡據此則乃如字讀而前輩初

不然不知岳何所據耶

西漢句讀

西漢極有好語患在讀者亂其句讀去聲如衛青傳云
人奴之生得無笞罵足矣安得封侯事乎人奴之為
一句生得無笞罵足矣為一句生讀如生乃與膾等
為伍之生謂人方奴我平生得無笞罵已足矣安敢
望封侯事則語有意味而句法雄健今人或以人奴
之生為一句只移一字在上句便凡近矣

西漢溝洫志

西漢溝洫志載賈讓治河策云河從河內北至黎陽

為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岡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為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為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讀者多善其五用石隄字而不為冗複予謂其源蓋出於禹貢自導河積石而下至九州攸同一段纔二百餘字而用東至北者凡三十餘皆連屬重複讀之初不覺其煩政如崇山峭壁先後崛起愈險愈奇班固蓋法此

作史華實相副

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作史者當務華實相副須

能摹寫當時情狀如在目前乃為盡善若惟務語簡則下筆之際必有沒其本意者如始皇見茅焦之時記事者書云王伏劍而坐口正沫出觀口正沫出四字則始皇驚忍虎視之狀赫然可見矣作史之法當然也

論季布

季布面折廷爭欲斬樊噲殿上皆恐呂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其剛直可知矣曹丘生教招權顧金錢事貴人趙談等與竇長君善布以書諫長君使勿與通其始固亦善矣及曹丘未見初無他說止進諂辭

以悅之謂其得聲梁楚間欲游揚其名於天下其姦
佞取媚亦猶所以待趙談實長君耳為布者當罵而
弗與通如袁盎之絕富人可也顧乃大悅引為上客
布至此何謬邪

辨唐太宗臂鷄事

通鑑載唐太宗嘗自臂鷄望見魏證來納之懷證奏
事故久不已鷄竟死懷中按白樂天元和十五年獻
續虞人箴云降及宋璟亦諫玄宗溫顏聽納獻替從
容及璟趨出鷄死握中故開元事播于無窮則是宋
璟諫明皇非魏證見太宗也樂天在當時耳目相接

必有指依殆史之誤抑且二事皆然適相似邪

五代典章

五季承唐之後雖兵革相尋然去唐未遠制度典章
人猶得以持循如蕭希甫論內宴樞密使不當坐李
琪為僕射太常禮院言無送上之文馬縞趙咸議媿
叔之服雀稅以宰相改其所草詔而引經因爭使當
時人人能守唐制如此豈不能久立國乎

老泉贊畫五星

老泉贊吳道子畫五星云粧非今人唇傳黑膏予常
疑霄漢星辰之尊而粧飾乃如是之妖何也及觀唐

五行志元和末婦人為圓髻推髻不設鬢飾不施朱粉惟以烏膏注唇狀若悲啼乃悟唐之俗工作時世粧嫁名道子以紿流俗星辰不如是也

痛飲讀離騷

昔人有云痛飲讀離騷可稱名士世往往道其語予常笑之方痛飲時天地一醉萬物同歸乃復攢眉於幽憂悲憤之作而顧稱名士邪張季鷹云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酹酒真達者之言也

通鑑不載離騷

邵公濟傳著書言司馬文正公修通鑑時謂其屬范

純父曰諸史中有詩賦等若止為文章便可刪去蓋公之意士欲立於天下後世者不在空言耳如屈原以忠廢至沈汨羅以死所著離騷淮南王太史公皆謂可與日月爭光豈空言哉通鑑并屈原事盡削去之春秋襄毫髮之善通鑑掩日月之光何耶公富有深識求於考異中無之予謂三閭大夫以忠見放然行吟恚懣形於色詞揚已露才班固譏其怨刺所著離騷皆幽憂憤歎之作非一飯不忘君之誼蓋不可以訓也若所謂與日月爭光者特以褒其文詞之美耳溫公之取人必考其終始大節屈原沈淵蓋非聖

人之中道區區締章繪句之工亦何足算也

四六談塵差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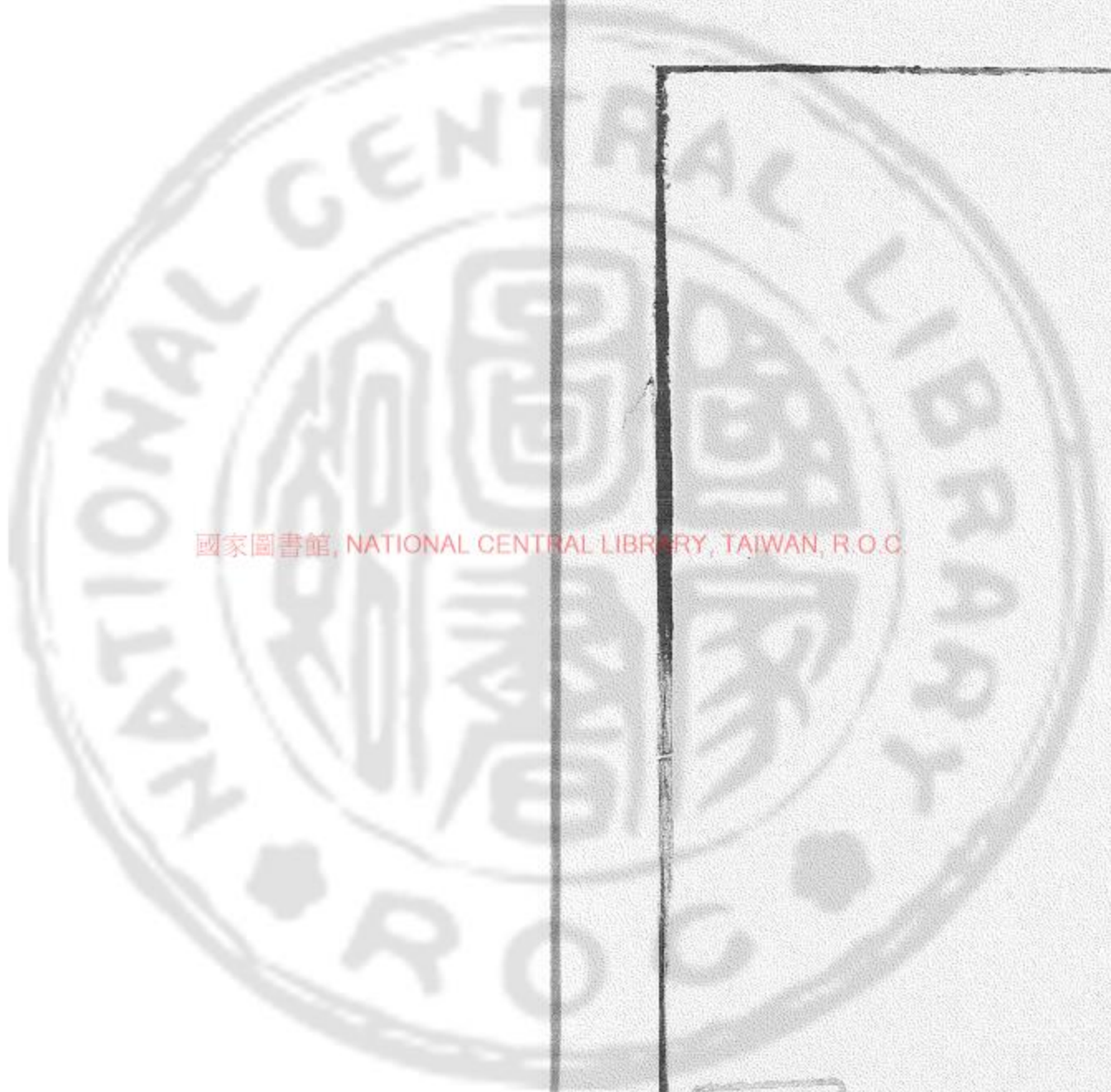
古今人作詩話多矣近世謝景思一作作四六談塵王性之銜作四六話甚新而奇前未嘗有此然談塵載陳去非草義陽朱丞相起復制云春予次輔方宅大憂有以宅憂為言者令貼麻陳改云方服私艱說者又以為語忘又云叔祖逍遙公謝顯也初不入黨籍朱子發震內相以初廢錮乞依黨籍例命一子官及為作謝啟云刻石刊章偶逃部黨按景思記此二事皆誤宅憂二字乃有旨令綦處厚貼麻去非曾待罪非

令其自貼改也謝顯道崇寧元年入黨籍至四年立姦黨碑時出籍久矣一子得致仕恩僅監竹木務而卒故子發為請于朝復得一子官其奏牘云名在黨籍是也景思記當時所見偶爾差舛恐誤作史者承取故為是正之

莊獄齊地名

孟子論齊語而曰引而置之莊獄之間數年注莊獄齊地也左傳襄公二十八年齊亂伐內宮弗克又陳於獄注獄里名也曹恭為齊相屬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勿擾也獄字合從獄音蓋謂獄市乃齊園圃之

地茲人所容故當勿擾之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舊抄梁蹊湯志下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梁谿漫志卷第六

成都大成殿

費衮補之

成都大成殿建於東漢初平中氣象雄渾漢人以大
隸記其修築歲月刻於東楹至今千餘年巋然獨存
殆猶魯靈光也紹興丙辰高宗因府學教授范仲
受有請親御翰墨書大成之殿四字賜之其後胡承
公世將宣撫川陝治成都詣殿周視棟梁但為易其
太腐者增瓦数千而不敢改其舊云

蜀中石刻東坡文字彙

永清朱致明
金石經籍書畫記



蜀中石刻東坡文字彙其改竄處甚多玩味之可發
學者文思今具注二篇于此乞校正陸贄奏議上進
劄子學問日新下云而臣等才有限而道無窮於臣
字上塗去而字竊以人臣之獻忠改作納忠方多傳
於古人改作古賢又塗賢字復注人字智如子房而
學則過改學字作文但其不幸所事暗君改所事暗
君作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察為明改作以苛刻為能
以猜忌為術而贄勸之以推誠好用兵而贄以消兵
為先好聚財而贄以散財為急後於逐句首皆添注
德宗二字治民馭將之方先寫馭兵二字塗去注作

治民改過以應天變改作天道遠小人以除民害改
作去小人以陛下聖明君得贄在左右則此八年之
久可致三代之隆自君字以下十八字並塗去改云
必喜贄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時昔
漢文聞頗牧之賢改漢文聞三字作馮唐論取其奏
議編寫進呈塗去編字却注稍加校正繕五字臣等
無任區區愛君憂國感恩思報之心改云臣等不勝
區區之意獲鬼章告裕陵文自執知耘耔之勞而下
云昔漢武命將出師而呼韓未廷効于甘露憲宗厲
精講武而河湟恢復見于大中後乃悉塗去不用獮

彼西羌改作憬彼西戎號稱右臂改作古稱非愛尺
寸之疆改作非貪自不以賊遺子孫而下云施於沖
人生守成筭而董禮之臣阿里骨外服王爵中藏禍
心與將鬼章首犯南川後乃自與將而上二十六字
並塗去改云而西蕃首領鬼章首犯南川爰勅諸將
改作申命諸將蓋酬未報之恩改作爭酬生擒鬼章
改作生獲其下一聯初云報谷吉之寃遠同疆漢雪
渭水之耻尚陋有唐亦皆塗去乃用此二事別作一
聯云頡利成擒初無渭水之耻卸文授首聊報谷吉
之寃末句務在服近而柔遠改作柔遠

溫公論碑誌

溫公論碑誌謂古人有大勲德勒銘鐘鼎藏之宗廟
其葬則有豐碑以下棺耳秦漢以來始命文士褒贊
功德刻之於石亦謂之碑降及南朝後有銘誌埋之
墓中使其人果大賢耶則名聞昭顯衆所稱頌豈待
碑誌始為人知若其不賢也雖以巧言麗辭強加采
飾徒取譏笑其誰肯信碑猶立於墓道人得見之誌
乃藏於壙中自非開發莫之覩也蓋公剛方正直深
嫉諛墓而云然予嘗思之藏誌於壙恐古人自有深
意韓魏公四代祖葬於趙州五代祖葬於博野子孫

避地歷祀綿遠遂忘所在魏公既貴始物色得之而
疑信相半乃命儀公祭而開壙各得銘誌然後韓氏
翕然取信重加封植而嚴奉之蓋墓道之碑易致移
徙使當時不納誌於壙則終無自而知矣故予恐古
人作事必有深意藉誌以設墓則固不可若止書其
姓名官職鄉里系以卒葬歲月而納諸壙觀韓公之
事恐亦未可廢也

唐嚴火禁

唐火禁嚴甚罪抵死元微之連昌宮詞叙覓念奴事
云須臾覓得又連催持敕街中許然燭街中然燭亦

常事至特敕乃許則火禁之嚴可知然元濟拒命禁
人偶語於塗夜不燃燭裴晉公既平蔡遂弛其禁往
來者不限晝夜蔡人始知有生之樂而中朝之法亦
嚴不知裴公弛禁之後當時又何處此邪

二唐論宰相

唐質肅公嘗論文潞公燈籠錦而唐林夫炯嘗以新
法彈王荆公後人文字間多誤謂父子論宰相為唐
氏一門盛事原其致誤之由蓋質肅之子淑問林夫
之父彥猷詢俱嘗為監察御史唐氏父子皆為臺官
則有之至論宰相則非出於一家也

文字用語助

文中字用語助太多或令文氣卑弱典謨訓誥之文其末句初無耶歟者也之辭而渾、灑、靈、列於六經然後之文人多因難以見巧退之祭十二郎老成文一篇大率皆用助語其最妙處自其信然邪以下至幾何不從汝而死也一段僅三十句凡句尾連用邪字者三連用手字者三連用也字者四連用矣字者七幾於句、用助辭矣而反覆出沒如怒濤驚瀾變化不測非妙於文章者安能及此其後歐陽公作醉翁亭記繼之又持盡紆徐不迫之態二公固以

為游戲然非大手筆不能也

夏英公四六

歐陽公歸田錄載夏英公辭免奉使啟云義不戴天難下穹廬之拜禮當枕塊忍聞鞞鞞之音歐陽公稱之其中又有一聯云玉姬作館接仇之禮既嫌曾子回車勝母之遊遂輟亦不減前語然是時文章方掃除五代鄙陋之習故此等語見稱於時自是而後四六之工蓋十倍於此矣

翟忠惠四六

翟公異叅政汝文守越以擅免民間和買練帛四十

餘萬為却使者所劾貶秩公謝表云欲安劉氏無嫌
昆氏之危豈若秦人坐視越人之瘡迨去郡、人安
其政將相率投牒借留公知之命取其牘以未即書
其上云固知京兆姑為五日之留無使稽山後用一
錢之送其用事精當若此

四六用事

四六用事固欲切當然雕鐫太過則反傷正氣非出
自然也國初有年八十二而魁大廷者其謝啟云白
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此
語殆近乎俳近有士子年十有九以詩賦擢第予為

之作啟云年踰賈誼亦濫置於秀材齒少陸機爾何
能於文賦蓋二者之年齒適相上下也

吳丞相著書

吳元中丞相敏宣和間著中橋見聞錄記當時事不
敢斥言大抵多為便語其稱安者謂蔡攸蓋攸字居
安實者謂童貫亦者謂林靈素或朱勔也他皆類是

嬾真子辨太公名

馬大年永卿著嬾真子錄言前漢初去古未遠風俗
質略故太公無名母媪無姓然唐宰相世系表叙劉
氏所出云豐公生端字執嘉生四子邦漢高帝也噫

高皇之父漢史不載其名而唐史乃載之此事亦可一筴予謂風俗雖質略安有無姓之理毋媪無姓特史逸之爾至於太公之名則漢史已具載按後漢章帝建初七年冬十月癸丑西巡狩幸長安丙辰祠高廟遂有事十一陵遣使者祠太上皇於萬年注太上皇高祖父也名煇一名執嘉歐陽公蓋本此特誤以執嘉為字然太公之名初非唐史創書之也

晉人言酒猶兵

晉人云酒猶兵也兵可千日而不用不可一日而無備酒可千日而不飲不可一飲而不醉飲流多喜此

言予謂此未為善飲者飲酒之樂常在欲醉未醉時酣暢美適如在春風和氣中乃為真趣若一飲徑醉醺酩無所知則其樂安在耶東坡和淵明飲酒詩序云吾飲酒至少常以把盞為樂往々頽然坐睡人見其醉而吾中了然蓋莫能名其為醉其為醒也在揚州時飲酒過午輒罷容去解衣盤礴終日歡不足而適有餘因和淵明飲酒詩庶幾髣髴其不可名者東坡雖不能多飲而深識酒中之妙如此晉人正以不知其趣濡首腐脇顛倒狂迷反為所類故東坡詩云江左風流人醉中亦求名此言真可以砭諸賢之旨

也

地里指掌圖

今世所傳地里指掌圖不知何人所作其考究精詳詮次有法上下數千百年一覽而盡非博學洽聞者不能為自足以傳達然必託之東坡其序亦云東坡所為觀其文淺陋乃舉子綴緝對策手段東坡安有此語最後有本朝陞改廢置州郡一圖乃有崇寧以後迄于建炎紹興所廢置者此豈出於東坡之手哉

大觀廷策士

大觀三年徽宗臨軒策士賜賈公安宅以下六百八十八人及第時方行三舍法先一歲辟雍會試郡國貢士凡數千人其升諸司馬命于天子者僅百有四十人而吾州至三十有二人焉天下最其用他州戶籍而登名者又不止是徽宗大喜命擢賞守臣教官下詔曰學校興崇人材樂育法備令具勸懲已行深慮有司失實尚有遺材傳不云乎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黜戮閱前日賓興之數校其試中多寡惟常州為衆苟依常格推恩非古人尚賞之意其知州教授持與轉一官於是知州事若蒙進官朝請大夫州

學教授處遷宣德郎諸主相與判詔書于石而信安
程子山俱為之碑是榜晉陵張氏宋後無錫李
氏上行兄弟皆中選初張氏崇寧中參政公守既擢
第至是三兄弟又同升而弟泰州通判寔復以上舍
試禮部中優等偶戾式被駁於是郡太守徐公仲取
靈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之句榜其間曰椿桂坊是
也邦人仕於朝者多知名宦達者踵相躡先大父韓
肅亦是歲貢士也高宗開大元帥府於鄆實在饒
運幕中後駐驛廣陵首召入館罷歸隱錫山建
炎末樞密富公直柔為中執法以先大父及參政陳

公與義中書舍人張公犯名論薦高宗記憶先大
父姓名亟加收召二公既赴闕並躋顯用而先大父
獨不起參政張公守累書勉諭卒不行天下高之建
炎召札今名儒鉅公嘉尚清節題跋盈軸云

青唐燕山邊費

先大父有手記云余靖康丁未正月六日被隨軍漕
檄差專一主管受給兵馬大元帥府犒軍金帛錢
物二十萬貫匹兩因見梁正夫說收復燕山時童貫
於瓦橋置司朝廷支一百萬貫匹兩犒軍曰降賜庫
而河朔諸郡助軍之數不與馬是時呂元直為河北

轉運使以本司錢四十萬緡獻之貫顧呂公笑曰此甚微末公以為功耶貫昨收復青唐時朝廷大降一千八百萬貫辟置官屬六百餘員每一次犒賞得金盃重五十兩者比比皆是至結句等功上等轉五官陞五職其下增秩亦如之

道鄉記毗陵後河

吾州道鄉先生書郡中後河興廢曰郡城城中所謂後河者乃舊守國子博士李公餘慶創開李公精地理誘率上戶共成此河且曰自此文風寢盛士人相繼登高科三十年當有魁天下者爾之子孫咸有望焉

河成未幾學者果盛也而紫微錢公公輔登第為第三右丞胡公宗愈結為第二吏部余公中遂魁天下其去河成之日適三十年蓋熙寧癸丑也自後瀕河之民多侵岸為屋及棄物水中由是埋塞久不通舟崇寧初年給事中朱公彥出守於此詢究利病得其實於是濬而通之向之形勝復出矣今給中事霍公端友遂於次年魁天下士是歲歲在癸未去熙寧癸丑適又三十年霍氏居河上游河勢曲折朝揖其門鍾聚秀氣世有名人今知太平州霍公漢英與其從給事數十年間相望起東南為時顯用然則形勝之助孰

謂不可信乎李公奔州之橫山民病死者取其墳石土取之無愈今朝散即其孫也道鄉所記詳悉如此蓋有望於後之人是河自羅城南水門分荆溪之流經月斜金斗顧塘葛橋至于土橋以入于漕渠近歲埋塞將成通衢矣至淳熙十四年林太守祖洽始復浚之

江西長老

紹興末江西一僧忘其名住饒州薦福寺、傍舊多隙地復為人侵漁僧自度力不能制乃謂其徒曰寺有主者所以主張是寺也坐視地為他人有而不能直馬用主者為吾甚愧之今當去矣即陞座鳴鼓集

衆高吟曰江南江北水雲鄉千頃蘆花未着霜好景不將零碎賣一時分付謝三郎遂閉目不語衆愕眙視之已逝矣

石刻多失真

石刻多失真者非惟摹搨肥瘠差謬而已至於刊造之際人但知深刻可以傳遠設若所書字本清勁鐫刻稍深則打成墨本紙必陷入洎裝褫既平以書丹筆畫較之往往過元本倍蓰此大弊也歐陽公記李陽冰書志歸臺銘等三碑比陽冰平生所篆最細瘦世言此三石皆活歲久漸生刻處幾合故細爾後之

建碑者僅遇此等石則其夫真尤可知矣

唐藩鎮傳叙

或云歐陽公取新唐書列傳令子叔弼讀而卧聽之至藩鎮傳叙歎曰君皆如此傳叙筆力亦不可及此恐未必然藩鎮傳叙乃全用杜牧之罪言耳政如項羽傳贊撮取賈生過秦論故奇崛可觀而非遷固之文也

退之贈李愿詩

退之贈李愿詩云往取將相酬恩讎夫得時得位而至將相平生所學政欲施用顧乃悻然為酬恩讎

設邪古人謂一飯之德必償睡毗之怨必報誠淺薄之論退之亦為此言何也

張橫浦讀書

張侍郎九成謫南安病目執書倚柱向明而觀者凡十四年歲月既久墀上雙趺隱然洎北歸乃書此事于柱後人為刻之

楚詞落英

王荆公有黃昏風雨滿園林籬菊飄零滿地金之句歐陽公曰百花盡落獨菊枝上枯耳因戲曰秋英不比春花落為報詩人子細看荆公聞之引楚詞夕餐

秋菊之落英為拈予按訪落詩訪予落止毛氏曰落始也爾雅倣落雅與始也郭景純亦引訪予落止為注然則楚詞之意乃謂擷菊之始英者爾東坡戲章質夫寄酒不至詩云謾遶東籬嗅落英其義亦然

米元章拜石

米元章守濡須聞有怪石在河壩莫知其何自來人以為異而不敢取公命移之州治為燕遊之玩石至而驚遂命設席拜於庭下曰吾欲見石凡二十年矣言者以為罪坐是罷去其後竹坡周少隱過是郡見石而感之為賦詩其略曰喚錢作兄真可憐喚石作

兄無乃賢望塵雅拜良可笑米公拜石不同調云

孟子之平陸

孟子之平陸與其大夫言及後再四至言之齊王處然後盡出其姓名首尾相避森然簡嚴此文章之法也

巨字

巨字乃不可二合其義亦然史傳多連用巨可字蓋重出如安祿山傳巨可忍之類是也

論書畫

書與畫皆一技耳前輩多能之特游戲其間後之好

事者爭譽其工而未知所以取書畫之法也夫論書
當論氣節論畫當論風味凡其人持身之端方立朝
之剛正下筆為書得之者自應生敬況其字畫之工
哉至於學問文章之餘寫出無聲之詩玩其蕭然筆
墨間足以想見其人此乃可寶而流俗不問何人見
用筆稍佳者則珍藏之苟非其人特一畫工所能何
足貴也如崇寧大臣以書名者後人往往唾去而東
坡所作枯木竹石萬金爭售顧非以其人而輕重哉
蓄書畫者當以予言而求之

梁谿漫志卷第七

作詩押韻

費衮補之

作詩押韻是一奇荆公東坡魯直押韻最工而東坡尤精於次韻往還教四愈出愈奇如作梅詩雪詩押嗽字义字在徐州與喬太博唱和押粲字數詩特工荆公和义字數首魯直和粲字數首亦皆傑出蓋其胸中有教萬卷書左抽右取皆出自然初不着意要尋好韻而韻與意會語皆渾成此所以為好若拘於用韻必有牽強處則害一篇之意亦何足稱坡在嶺

外和淵明懷古田舍詩云休闢等一味妄想生愧靦
自注云淵明本用緬字今聊取其同音字和程正輔同
將白水巖詩云恣傾白蜜收五稜細斲黃土栽三椏
自注云米詩本用礪字惠州無書不見此字所出故
且從本奉和且米坡欲和此二韻似亦不難矣然才
覺牽合則寧捨之不以是而壞此篇之全意也後人
不曉此理終到和韻處以不勝人為恥必劇力冥搜
縱不可使亦須強押正如醉人語言全無倫類可以
一笑也

詩人咏史

詩人咏史最難須安在作史者不到處別生眼目正如
斷案不為胥吏所欺一兩語中須能說出本情使後
人看之便是一篇史贊此非具眼者不能自唐以來
本朝詩人最工為之如張安道題歌風臺荆公詠
范增張良楊雄東坡題醉眠亭雪谿乘興四明狂客
荆軻等詩皆其見處高遠以大議論發之於詩汪遵
讀秦史章碣題焚書坑二詩亦甚佳至如世所傳胡
曾咏史詩一篇編只是史語上轉耳初無見處也青社
許表民讀項羽傳作詩云眼中謾說重瞳子不見山
河逃雍州其識見亦甚高遠

作詩當以學

作詩當以學，不當以才。詩非文比，君不曾學，則終不近詩。古人或以文名一世，而詩不工者，皆以才為詩，故也。述之一出餘事，作詩人之語，後人至謂其詩為押韻之文。後山謂曾子固不能詩，秦少游詩如詞者，亦皆以其才為之也。故雖有華言巧語，要非本色。大凡作詩以才而不以學者，正如揚雄本六合經，費盡工夫，造盡言語，畢竟不似。

作詩豪語

詩作豪語，當視其所養。非執筆經營者，可能馬子才。

作浩齋歌似亦豪矣，反覆觀之，雕刻工多，意隨語盡。予謂孟子七篇乃真浩齋歌也。歐公作廬山高氣象，壯偉殆與此山爭雄。非公胸中有廬山，孰能至此。郭功甫作金山行，前輩多稱之，雖極力造語，而終窘逼，信乎不可強也。

東坡論石曼卿紅梅詩

東坡嘗見石曼卿紅梅詩云：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曰：此至陋語，蓋村學中體也。故東坡見詩，力去此弊。其觀畫詩云：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賦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此言可為論畫作詩之法也。近之淺。

近者不知此理做月詩便說明做雪詩便說白間有不用此等語便笑其不著題此風晚唐人尤甚坡嘗作謝賜御書詩叙天下無事四夷單服可以從容翰墨之意末篇云露布朝馳玉關塞捷書夜到甘泉宮又云文思天子師文母終閉玉關辭馬武小臣願對紫微花試草尺書招替普蓋因事諷諫三百篇之義也而或者笑之曰有甚道理後說到陝西獻捷此豈可與論詩若使渠為之定祇做一首寫字詩矣

東坡放魚詩

東坡和潛師放魚詩云况逢孟簡對盧仝不怕校人

欺子美或云校人乃欺子產非子美也豈少陵曾用校人事遂直以為子美邪予按左字杜預注子產一字子美

東坡雪詩

東坡雪詩五更曉色未書悅半月寒聲落盡簷或疑五更自應有曉色亦何必雪蓋誤認五更字此所謂五更者甲夜至戊夜爾自昏達旦皆若曉色非雪而何此語初若平易而實新奇前人未嘗道也

王逢原孔融詩

王逢原孔融詩云戲撥虎鬚求不齒何如縮手袖中

歸虛云坐上客常滿許下惟聞哭習脂按漢書融被
害莫敢收者惟京兆脂習哭之而逢原乃作習脂讀
書函莽不自點檢顧點檢孔文舉又嘗作嚴子陵詩
譏切其隱文舉一世豪傑姦雄所憚而不敢動而顧
使之歸子陵傲睨萬物帝王所不能臣而顧使之仕
逢原之顛倒類如此可發後世君子之一笑

潘邠老重陽句

謝無逸嘗從潘邠老求近作邠老答曰秋未景物件
件是佳句恨為俗氣所蔽昨日清卧聞攪林風雨聲
欣然起題其鋒曰滿城風雨近重陽忽催租人至遂

敗意止此一句奉寄予嘗邠老之興正易敗也阮籍
為竹林之將王戎後至籍戲之曰俗物已復未敗人
意戎笑曰如卿輩意復易敗耳此足見戎之高致若
使予聞秋聲得句方題壁間不知天地之大秋毫之
小何催租人能敗也賈島鍊敲推字至衝京尹節而
不知此正得詩興之深者

孟東野詩

自六朝詩人以來古淡之風衰流為綺靡至唐為尤
甚退之一世豪傑而亦不能自脫於習俗東野獨一
洗衆陋其詩高妙簡古力追漢魏作者政如倡優雜

香前陳衆所趨奔而有大人君子垂紳正笏屹然中立此退之所以深嘉屢歎而謂其不可及也然亦恨其太過蓋矯世不得不爾當時獨李習之見與退之合後世不解此意但見退之稱道東野過實爭先譏誚東野久為退之所累惜乎無有原其本意者也

唐詩工靡麗

唐人詩偏工靡麗雖李太白亦十句九句言婦人其後王建元稹韓偓之徒皆然如裴說者蓋未嘗以詩名至作寄邊衣詩則美麗可喜蓋當時詞章習尚如此故人人能道此等語也

張文潛詩

張文潛詩云春波一眼去鳧寒晁無咎稱之至東坡則云春風在流水鳧鴈先拍拍有無盡藏之春意

詩人用字

王平甫詩云山月入松金破碎其流蓋出於退之竹影金瑣碎之句然斜陽映竹則交加亂射若相瑣然故於瑣字為宜至於月華散漫松影在地則破字佳詩人用字皆不苟也

杜少陵詩

杜少陵作閻詩云捲簾惟白水隱几亦青山或曰人

之好惡固自不同若使吾居此當卒以樂死矣予以
為不然人心憂鬱則所觸而皆悶其心和平則何適
而非快青山白水本是樂處苟其中不快則慘澹蒼
莽適足以增悶耳少陵又有詩云感時花濺淚恨別
鳥驚心花鳥本是平時可喜之物而抑鬱如此者亦
以觸目有感所過之時異耳

方言入詩

方言可以入詩吳中以八月露下而雨謂之憊露凡
月霜降而雲謂之護霜竹坡周少隱有句云雨細方
憊露雲疎欲護霜方言又有勃姑鷓鴣花黃舉子

忙促織鳴嬾婦驚之類詩人皆用之大抵多吳語也

明妃曲

古今人作明妃曲多矣皆道其思歸之意歐陽公作
兩篇語固傑出然大槩亦歸於幽怨白樂天有絕句
云漢使若回煩寄語黃金何日贖蛾眉君王若問妾
顏色莫道不如宮裏時其措意頗新然問黃金何日
贖蛾眉則亦寓思歸之意要當言其志在為國和戎
而不以身之流落為念則詩人之旨也

陳子高觀寧王進史圖詩

陳子高觀寧王進史圖作詩云汗簡不知天上事至

尊新納壽王妃世稱其工然太露筋骨矣李義山驪山詩云平明每幸長生殿不從金輿祇壽王此則婉而有味春秋之稱也

陳輔之論林和靖梅詩

陳輔之云林和靖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殆似野薔薇是未為知詩者予嘗踏月水邊見梅影在地疎瘦清絕熟味此詩真能與梅傳神也野薔薇叢生初無疎影花陰散蔓鳥得橫斜也哉

張芸叟詞

張芸叟詞云回首夕陽紅盡處應是長安人喜誦之

樂天題岳陽樓詩云春岫綠時連夢澤夕波紅處近長安蓋芸叟用換骨也

詩人相呼

古者風俗淳厚朋友相呼以名至唐詩人猶以名相呼或直呼其行而不忘如杜子美贈李太白詩而云白也詩無敵之類是已直呼其行者尤多今人聞呼其名其不怒罵者幾希至於文字間欲呼其行或繼之以丈或繼之以兄或繼之以官亦未嘗敢徒呼其行也

禁東坡文

宣和間中禁東坡文字甚嚴有士人竊攜坡集出城
為閹者所獲執送有司見集後有一詩云文星落處
天地泣此老已亡吾道窮才力謾超生仲連功名猶
忌死姚崇人間便覺無清氣海內何曾識古風平日
萬篇誰愛惜六丁收拾上瑤宮京尹義其人且畏累
已因陰縱之

王左丞同名詩

王復道左丞安中在京師見何人家亭上題字筆勢
洒落不著姓而其名則安中也王驚問何人所書字
者曰此何安中亦河朔人也王以與已名同恐人莫

之辨戲書一詩於其後云蜀客更名緣好尚漢臣書
姓為同官孟公自合名驚生子夏允宜便小冠益號
文章緣向李翊書制誥有諸韓二玄各自分南北付
與時人子細看終篇皆用同名事云

雍孝聞

雍孝聞蜀人崇寧間廷試對策力詆時政闕失駁放
後雖授以右列然卒不仕浪迹山林遂遇異人得道
政和末變姓名為道士入內說法徽宗謂其得林
靈素之半因賜姓本更名廣莫竟不知其為孝聞也
孝聞嘗詠云百萬人中隱一身深如勺水在滄溟獨

醒自負賢人酒天闊難尋處士星
照影自憐湖水碧
高吟贏得蜀山青城南老樹如相問
不狂飈空過洞
近

二州酒名

叙州本戎州也老杜戎州詩云重碧傾春酒
輕紅擘荔枝今叙州公醞遂名以重碧
東坡在齊安有春江綠漲蒲萄醅之句
靖康初元韓子蒼舍人駒作守有旨添
賜即釀因名其庫曰蒲萄醅仍有詩云
孤臣政術不堪論尚得君王賜酒尊
父老異時傳盛事蒲萄醅熟記初元

三處西湖

三處皆有西湖東坡連鎮二州故表謝云
入叅兩禁每玷北扉之榮出典二邦輒為
西湖之長晚謫惠州州有豐湖亦名西
湖淳熙中秘書楊監萬里使廣東過惠
游豐湖賦詩云三處西湖一色秋錢塘
潁水更羅浮東坡元是西湖長不到羅
浮便得休

毗陵二畫

吾州天慶觀畫龍太平寺畫水勝絕之
筆聞於天下凡四方來者道出毗陵必
迂路而觀焉龍蓋姑蘇道士李懷仁所
畫懷仁者酒豪不羈嘗呼龍松江之上

仰而觀之遂畫龍入神品過毗陵天慶觀大醉索墨
漿數斗曳蒼帚裂中袂濡墨號呼奮躑斯須龍成觀
者失聲辟易懼將搏也懷仁後不知所終而好事者
每呼畫工就龍模寫工運筆之際輒眩暈欲仆竟不
能成觀者駭異水則郡人徐友畫清濟貫河一筆舒
逸長數十丈不斷却立而觀濤濶洶涌目為之眩仰
首近之凜然若飛流之激於面也郡人吳德輝因與
客論近世名畫曰予每至畫龍處輒諦玩彌時不能
休乃賦古風曰道人龍中未醉與神物會寫茲蜿蜒
翫日月為冥晦崩飈江海姿素壁起濤瀨呼吸見雌

雄拱石疑可碎蕭森殿陰古衆真儼飛旆注觀恐騰
躍夜半失像繪飛光者明珠靈祀一何怪爛、照寃
棟那得久在外偷兒伺酣睡不怕櫻鱗害願言慎所
託未用期一快淳熙戊戌楊誠齋為太守過太平寺
為賦畫水長句曰太平古寺劫灰餘夕陽惟照一塔
孤得、未看還不樂竹莖荒處破殿虛偶逢老僧聽
僧話道是壁間留古畫徐生絕筆今百年祖師相傳
妙天下壁如雪色一丈許徐生畫水繞盈堵橫看側
看只麼是分明是畫不是水中有清濟一線波橫貫
萬里濁浪之黃河雷奔電卷儘渠猛獨清元自不隨

它波痕盡處忽掀怒攪動一河秋水暮分明是水不
是畫老眼向來元自誤佛廬化作金拖樓銀山雪堆
風打頭是身飄然在中流奪得太一蓮葉舟僧言此
畫難再覓官歸江西却相憶并州剪刀剪不得驚溪
匹絹官莫惜貌取秋濤懸坐側是二畫為一郡之勝
處而二公又形之賦詠間真足以傳不朽矣

畫水

東坡之作文與可畫筍管谷偃竹記云畫竹必先得
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欲從之
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與

可之教予如此此固作畫之法然不惟竹也畫水亦
然坡嘗記蜀人孫知微欲於大慈寺壽寧院辟作湖
灘水石四堵營度經歲終不肯下筆一日倉皇入寺
索筆墨甚急奮袂如風須臾而成作輸瀉跳蹙之勢
洶洶欲崩屋也以此言之則心手相應之際間不容
髮非若樓臺人物可以款曲運筆經日而成也予嘗
疑少陵王宰畫山水圖歌云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
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跡此殆是言王
宰之畫不步得當聽其累日經營不可促迫之意爾
其歌有云巴陵洞庭日本東赤岬水與銀河通中有

雲氣隨飛龍舟人漁子入浦淑山木盡亞洪濤風觀
其氣勢如此則筆所未到氣已吞食頃已為久若必
俟十日乃成則其畫不足觀矣

梁谿漫志卷第八

費衮補之

蘇子美與歐陽公書

蘇子美奏卹之獄當時小人借此以傾杜祁公范文正同時貶逐者皆名士姦人至有一網打盡之語獨韓魏公趙康靖論掇之而不能回也其得罪在慶曆四年之十一月時歐陽公按察河北子美貽書自辨於公詞極憤激而集中不載今錄於此以補史所遺者云舜欽再拜冬凜伏惟按部外起居安裕前月嘗拜書甚疎略必已通呈舜欽不曉世病蹈此禍機雖

為知己者羞而內省寔無所愧恐流言奉感不避綾
述自杜丈人相已未群公日相攻謗非一端也九月
未間嘗與子漸勝之邸中小飲之翰君暮見過勝之
言論之間時有馮處二諫因與之辨折本皆戲謔又
無過言此亦吾曹常事不一二日朝中誼然以謂謗
及時政吁可駭也故臺中奏疏趙祐怒二諫嘗天子
辨其誣不下其削臺中鬱然不快無所洩憤因本院
神會又意君暮預馬時君暮與赴會諸於是再削其
削亦留中不出諸臺益忿重以穢瀆之語上聞列章
牘進取必於君知二相膽薄畏事必不敢開口以辨

既而起獄震動都邑又使刻薄之吏當之陶翼本憲
人連押席客希望沾激深致其文枷掠妓人無所不
至設有自誣者則席實皆遭汙辱矣且進邸神會比
年皆然亦嘗上聞蓋是公晏臺中謂去端闡不遠以
權貨務較之孰近權務後即中內若謂費用過當以
商稅院比之孰多舜欽或非時為會聚集不肖則是
可責也原叔濟叔輩皆當世雅才朝廷專用之人因
事燕集安足為過賁故紙錢舊已奏聞本院自未支
使判署文記前後甚明况都下他局亦然不係諸比
之外郡雜收錢豈有異也外郡于官地種物收利之

物性取之

當時本惡於胥吏革率醵過多遂與同

官各出俸錢外更於其錢中支與相兼皆是祠祭燕

會上下飲食共費之今以監主自盜定罪減死一等

科斷使除名為民與貪吏倍官物入已者一同始府中

斷追兩官罰銅二十斤後六日府閣下觀其事察其

情豈當然乎舜欽雖不足惜為國計者豈不惜法乎

自有他條不用私貨官物有文記準盜論審刑者自

為重輕不由二府苟務快意壞亂典刑丁度怒京北

二相恐栗畏縮自保其位心知非是不肯開言上有

皆不敢復令坐客因飲食被刑斥逐奔竄銜憤瀝血

無人哀矜名辱身冤為讎者所快輦轂之下尚爾遠

民冤濫孰肯更為辨之近者葛宗古滕宗諒張元所

用官錢鉅萬復有入已惟范公橫身當之皆得末減

非范公私此三人於朝廷大體實有所補多矣國朝

本以仁愛撫天下常用寬典今一旦臺中蓄私憾結

黨繩小過以陷人審刑持深文以逞志傷本朝仁厚

之風當塗者得不疾首而歎息也舜欽年將四十矣

齒搖髮蒼才為大理許事廩祿所入不足充衣食性

復不能與凶邪之人相就近今得脫去仕籍非不幸

也自以所學教後生作商賈於世必未至餓死故當

緘口遠遁不復更云但以遭此構陷累及他人故憤
懣之氣不能自平時復嵒屹於胸中一夕三起茫然
天地間無所赴愬 天子仁聖必不容姦吏之如此
但舉朝無一言以辨之此可悲也 掖垣諸君列章論
自唯趙叔平不署且有
別強言辨之可重可重 舜欽素為永叔獎愛故粗寫
大槩幸觀過而見祭也若寒伏望保重不宜舜欽再
拜歐陽公書其後云子美可哀吾恨不能為之言又
聯書一行云子美可哀吾恨不能言蓋公已自諫首
出矣予近見子美墨迹一卷皆是書其所作詩行草
爛然龍蛇飛動其中有獨酌一詩云一酌澆腸俗慮

奔鷄微鵬大豈堪論楚靈當日能知此肯入滄江作
旅魂卷尾題云慶曆乙酉十月書于姑蘇驛舍考其
時蓋是被罪之明年居滄浪時所書其詩語閒放曠
達如此或謂流落幽憂以終非也

陳少陽遺文

陳少陽遺其家書南徐刻本以傳人多知之而其為
文世所罕見胡蒼恪嘗得其跋蔡君謨茶錄予惜其
流落不傳為載于此少陽跋云余聞之先生長者君
謨初為閩漕時出意造密雲小團為貢物富鄭公聞
之歎曰此僕妾愛其主之事耳不意君謨亦復為此

余時為兒聞此語亦知感慕及見茶錄石本惜君謨不移此筆書旅葵一篇以進

辨斲玉詞

紹興間韓斲王自樞密使就第放浪湖山匹馬數重飄然意行一日至湖上遙望蘇仲虎尚書宴客斲王竟造其席喜甚醉歸翌日折簡謝餉以羊羔且作二詞手書以贈蘇公緘藏之親題其上云二閱三紙勿亂動淳熙丁未蘇公之子壽父山水太府攜以示斲王長子莊敏公莊敏以示予字畫殊傾歎然其詞乃林下道人語莊敏云先人生長兵間不解書晚年乃

稍、能之耳其一詞臨江仙云冬看山林蕭疎淨春未地潤花濃少年衰老與山同世間爭名利富貴與貧窮榮貴非干長生藥清閒是不死門風勸君識取主人公單方只一味盡在不言中其一南鄉子云人有幾何般富貴榮華總是閒自古英雄都如夢為官寶玉妻男宿業纏年邁衰殘鬢髮蒼浪骨髓乾不道山林有好處貪歡只恐癡迷誤了賢世忠上

烈女守節

中興死節之士固不乏而女子守節者亦多有之洪鴻父羽之女適繁昌焦涇一日遇巨盜於江中欲逼

之女義不受汙投江而死兩侍兒大曰宜息小曰均
奴姓吳氏女兄弟也俱有色藝亦相隨赴水死焦之
甥徐伯遠傳其事竹坡周少隱為之賦二詩云就死
由未不自疑玉顏那為賊鋒低了知今日投淵婦猶
勝當年斷臂妻虜騎駭戰艦驕春江漫濕金翹
但將紅袖供歌舞却為周郎笑二喬丁文簡公五世
孫女世為鄭州新縣人年十六嫁進士張晉卿靖康
中與其夫避地大隗山虜至丁被擒扶之上馬丁投
地以醜語詆之且曰我寧死耳誓不辱於汝輩也虜
始亦不忍但屢扶上馬丁罵不已乃忿然嗔目遂絕

於槎下晏元憲公四世孫女其父孝廣為鄧州南陽
縣尉女小字師姑年十五從叔孝純官于廣陵建炎
三年陷于虜係以北去每欲侵陵之輒擲身於地僵
卧氣絕或自經或投於井皆救而獲免其主母愛之
撫育如已出虜中爭傳誇焉又有陳氏女其父壽隆
紹興初為湖北提刑卒于官其子造之挈妹至吳欲
適呂丞相之子舟至焦山遇賊其家被害賊欲逼女
力拒之大聲呼其嫂曰不如俱投江俾此身明白無
為賊辱因躍入水死其屍數里不沒賊怒因撞以矛
乃沒女時年十四洪氏事周少隱既賦詩關子東注

亦寫之樂府丁晏二事則朱少章并奉使歸奏之陳
氏事則故老為予言古今烈女史官不及知而湮滅
無傳者何可勝教是以表而出之

改德士頌

宣和庚子改僧為德士一時浮屠有以違命被罪者
獨一長老遂上表乞入道其辭有習蠻夷之風教忘
父母之髮膚僅得回心而向道便更合掌以擎奉等
語彼方外之人乃隨時迎合如此亦可怪也又一長
老直行甚高或戲之曰戴冠兒穩否荅曰幸有一片
閒田地此意甚微婉直以為遊戲耳時旣德操已為

僧因作改德士頌云自知祝髮非華我故欲毀形從
道人聖主如天苦憐憫復令加我舊冠中舊說螟蛉
逢螺贏異時蝴蝶夢莊周世間化物渾如夢裡惺
惺却自由德士舊嘗稱進士黃冠初不異儒冠種
是名是假世人誰不被名謾袖子紛々惱不禁倚
松傳與法安心研盤釵釧形雖異還我從來一色金
小年曾着書生帽老大當簪德士冠此身無我亦無
物三教從來處々安

英雄先見

古之英雄智略相當其所以為勝負者無他正如弈

棋持爭先法爾曹操赤髯敗歸道經華容地多蘆葦
先使老弱踐之以過曰劉備智過人而見事遲若使
人縱火吾屬無類矣王稽載范雎入秦值穰侯行郡
邑雎匿車中穰侯果謂王稽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
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即別去范
雎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
忘索之於是范雎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
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且穰侯既疑有人即索之
後機之會間不容髮顧去而復來則已墮雎計中矣
後人論曹操劉備之強弱穰侯范雎之成敗不必求

諸他止觀此二事足矣

樹稼靈佞誤

唐會要開元二十九年冬十月京城寒甚凝霜封樹
學者以為春秋雨木冰即是亦名樹介言其象介胃
也寧王見而歎曰此所謂樹稼者也諺云樹架連官
怕必有大臣當之吾其死矣新唐書五行志記永徽
年凝凍封樹引劉向語亦謂之樹介而舊唐書作樹
稼白樂天樂府新豐折臂翁云君不見開元宰相朱
開府不賞邊功防驕武注云開元初突厥數寇邊天
武軍子將郝雲岑斬默啜獻首闕下自謂有不世之

功時宋璟為相以天子好武恐微功者生心痛抑其
賞逾年始授即將雲岑遂慟哭嘔血而死按此則名
雲岑而舊唐書作靈儉新唐書作靈佺資治通鑑作
靈荃考異中亦無之

陸宣公哀方書

陸宣公在忠州哀方書以度日非特假此以避禍蓋
君子之存心無所不用其至也前輩名士往往能醫
非惟衛生亦可及物而今人反恥言之近時士大夫
家藏方或集驗方流布甚廣皆仁人之用心本草單
方近已刻於四明然唐人及本朝諸公文集雜說

中名方尚多未見有類而傳之者予屢欲為之恨藏
書不廣僅有能用于言集以傳諸人亦濟物之一端
也

藥方傳人

有蓄藥方之驗者可傳諸人得飲食之法者不可傳
諸人非謂自珍口腹之奉也蓋傳人以藥則能衛生
教人飲食則必傷生君子以仁存心故不當爾而世
人有疾病得名方而愈者往、祕藏不肯示人至于
烹物命以資七節一有適口則夸說廣坐人人相勅
所殺不勝計其用心相反如此得無謬誤乎

聞見後錄論田橫

邵公濟傳著聞見後錄云田橫居萬里海外高祖必欲其來不則發兵誅之四皓近在商山以高祖之暴而不能致蓋四皓振世之豪與高祖同高祖已帝則可隱矣故高祖全之非不能屈也大父康節云公濟之說如此予竊以為不然方高帝時群雄逐鹿惟田橫最得人心至從海島者五百人蹈死不變其得士可知矣高帝汲汲欲其來萬里召之豈真有意於招賢人哉其意謂同心協力數百萃於一國彼豈終帖帖者邪外以禮誘之終以兵脅之必使之死而後已

此高帝本心也若夫四皓則高帝視之邈然其於進退初益於漢之成敗當時逃秦人皆此徒耳漢初無輕重於其間也其後為太子羽翼適會高帝勢有不可又叔孫通之徒爭之力故子房倡為上素高此四人之語以遮當世耳目而邵氏獨以道里遠近為言又為康節之說如此豈其然邪

程文簡碑誌

聞見後錄又云某公在章獻明肅后垂箔日密進唐武氏七廟圖后怒抵之地曰我不作負祖宗事仁皇帝解之曰某但欲為忠耳后既上賓仁

甚德而度句疑有
誤或走或德廣
度

皇帝每曰某心行不佳後竟除平章事蓋仁皇帝
甚德而度不念舊惡故也自某公死某公為碑誌極
其稱贊天下無復知其事者矣某公受潤筆帛五千
端云予按穎濱龍川略志載進七廟圖乃程文簡也
夫善惡之實公議不能掩所謂史官不記天下亦皆
記之矣然程公墓誌神道碑皆歐陽公所為凡碑誌
等文或被旨而作或因其子孫之請揚善掩惡理亦
宜然至於是非則天下自有公論歐陽公一世
正人而謂受潤筆帛五千端人不信也

稱象出牛之智

智之端人皆有之惟智過人者能發其端後人觸類
而長之無所不可魏曹沖五六歲有成人之智孫權
曾致巨象曹操欲知其重沖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
其水痕所至稱物而載之則校可知矣操大悅而行
之本朝河中府浮梁用鐵牛八維之一牛且教萬
斤治平中水暴漲絕梁牽牛沒于河募能出之者真
定府僧懷丙以二大舟實土夾牛維之用大木為權
衡狀鈎牛徐去其土舟浮牛出轉運使張燾以聞賜
以紫衣此蓋因曹沖之遺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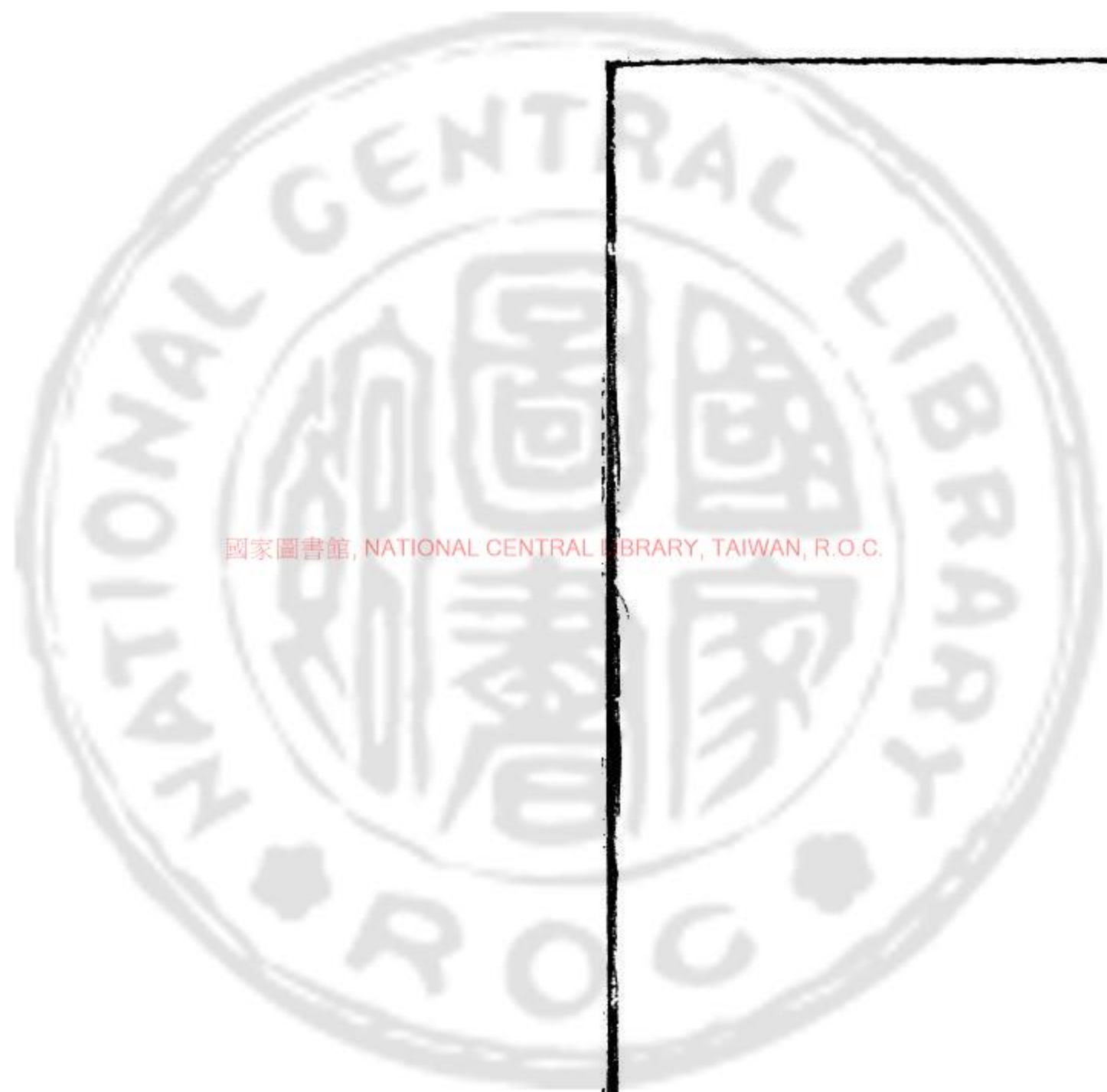
士人祈開適

有士人貧甚夜則露香祈天益久不懈一夕方正襟焚香忽聞空中神人語曰帝憫汝誠使我問汝何所欲士荅曰某之所欲甚微非敢過望但願此生衣食充足^租逍遙山間水濱以終其身足矣神人大笑曰此上界神仙之樂汝何從得之君求富貴則可矣予因歷數古人極貴念歸而終不能遂志者比比皆是蓋天之靳惜清樂百倍於功名爵祿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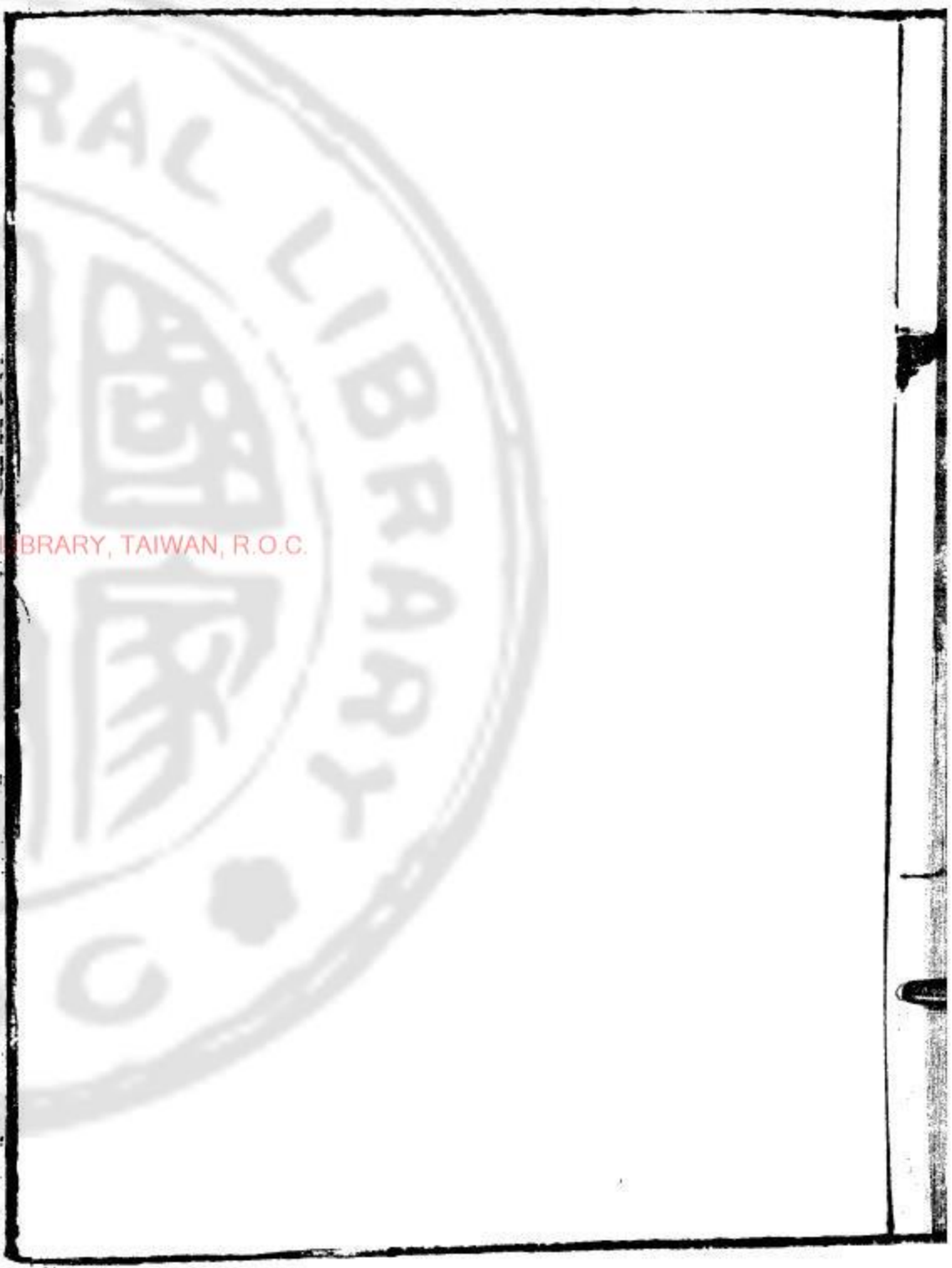
蔡條著書

蔡條姦人助其父為惡者也特以在兄弟間租親翰墨且嘗上書論諫故在當時稍竊名著書甚多大抵

以姦言又其父子之過此固不足怪至談叢所載其家佞幸濫賞可醜可羞之事反皆大書特書以為榮此乃竄南荒時所作至是猶不悟真小人而無忌憚者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梁溪漫志卷第九

劉高尚事

劉高尚者濱州安定人家世為農生九歲不茹葷葷後稍不語問以事則書而對其語初若不可曉已而輒驗家人為築別室以居久之言皆響應遠近以為神聲聞京師徽宗三使往聘之辭疾不奉詔宣和間賜號高尚處士而建觀以居其徒因以其號名之靖康之擾隸人白其守使迎高尚守具安車邀之不至一日棄濱而來濱人大恐後二日濱州兵叛屠其

城高尚至棣。人喜守為掃郵傳供帳以舍之高尚見之笑去乃即城隅治舍水傍瀆人或持金帛攜家室以就其廬者人往。笑之既而虜騎大至城且陷人之死於兵者以萬數而火不及其舍就之者果賴以免虜人見高尚皆下馬羅拜不敢入其里高尚嘗有言曰世之人以嗜欲殺身以貨財殺子孫以政事殺人以學問文章殺天下後世識者尊為名言錄板以傳竹坡周少隱既為之傳又推廣其言而為之說曰此佛菩薩老聃莊周之徒所以救溺起死還真之論豈區區為世俗言語文章者所能至哉夫畏塗者

十日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必盛卒徒而後敢出馬至於衽席之上飲食之間其禍有甚於畏塗者而不知戒則是終不知嗜欲之能殺身矣黷貨嗜利之士食厚祿而取民財雖喪亡之禍僅免其身而千金之產不足以供不肖子一醉之費人禍天殃不在其身而在其後則貨財豈不足以殺其子孫哉秦自商鞅之事孝公始用刑名而李斯之事始皇趙高之事二世皆以是道百年之間天下之士不死于刑而死于兵蓋不知其幾千百萬矣洪羊開利說以中主欲不過欲自售一身而已禍流後世至唐宇文融皇甫鉉

之徒皆用其說以取尊位而天下自是數蒙誅求之
禍其殺人固無異於以挺與刃行政之弊一至于此
豈不痛哉昔人有欲注周易與本草者或勸其注本
草曰注本草誤不過殺一人注周易而誤則其禍道
也大矣不然孟子之闢楊墨子雲之詆申韓遜之之
斥佛老其愛天下後世之意何其深且切哉後世斷
章折句肯正大理之學興其徒從而和之更相標榜
迭相師授以盜名聲而取富貴寔不可救豈非至人
之前知其必有斯禍而為是說乎紫芝聞先生之
言嘗私竊以為嗜欲之殺身貨財之殺子孫與夫政

事之殺人三者人猶得而知之若夫學問文章殺天
下後世則周公孔子之言也先生農家子未嘗讀書
事師而有是言豈神仙中之知道者乎此與夫熊經
鳥伸吐故納新區區積歲月之功而欲著名於仙籍
者固有間矣

事有專驗於一教

天下事固莫不有教然士大夫或有終身專驗於一
教者殆不可曉韓康公行第三發解過省殿試皆第
三以元祐三年三月薨皆三教故蘇子容作挽詩云
三登慶曆三人第四入熙寧四輔尊何清源第五微

時從人筮窮達其人云公不第五何曰然其_人村掌大
民連稱奇絕因曰公凡_過第五即有喜慶何以熙_年五年
鄉薦余中榜第五人及第五十五歲隨龍崇寧五年
拜相每遷官或生于非五年即五月或五日其驗如
此二事不知何故深於教者必能知之

譚命

近世士大夫多喜譚命往自能推步有精絕者予
嘗見人言日_者閱人命蓋未始見年月日時同者縱有
一二必唱言于人以為異常略計之若生時無同者
則一時生一人一日當生十二人以歲計之則有四

千三百二十人以一甲子計之止有二十五萬九千
二百人而已今祇以一大郡計其戶口之數尚不減
數十萬况舉天下之大自王公大人以至小民何啻
億兆雖明於教者有不能歷算則生時同者必不為
少矣其間王公大人始生之時則必有庶民同時而
生者又何貴賤貧富之不同也此說似有理予不曉
命術姑記之以俟深於五行者折衷焉

江陰士人彊記

江陰士人尊君忘其名彊記絕人嘗謁郡守至客次
一官人已先在意象軒驚葛敝衣了了未揖之殊不

顧尊心不平坐良久謂之曰君謁太守亦有銜袖之
文乎其人曰然尊請觀之其人素自負出以示尊疾
讀一過即以還之曰大好斯酒見守俱白事畢尊復
前曰某敢飲之又此官人竊為已有適以為贄者是
也使君或不信某請誦之即抗聲誦其文不差一字
四座皆愕視此人且雜斬之其人出不意無以自解
倉皇卻退歸而慙恚得疾幾死尊浮沉閭里間家傍
有氏張染肆置簿書識其目尊嘗被酒偶坐其肆信
手緝閱一夕民家火作凡所有之物并入書皆燼焉
物王統木索款倍肯僑民無以質驗憂挽不知所出

其子謀諸父曰吾聞里中尊秀才天性能記渠昨過
吾家嘗閱此籍或能記憶盍以情扣乎即日父子詣
尊言其狀尊笑曰汝家張染肆且吾何從知其數耶
民拜且泣尊又笑曰汝以壺酒未當能知之民喜亟
歸携酒釀至尊飲畢命取紙筆為疏某月某日某人
染某物若干某月某日某人染某物若干凡數百條
所書日月姓名色丈尺無毫髮差民持歸呼物主
讀以示之皆叩頭駭伏胡蒼格記張文定諸公取相
國寺前染簿各記十版此或出於用意故能默識非
君尊之無心而然信天稟記問不可及也邦人至今

談其事云

本草誤

張文潛好食蟹晚苦風痺然嗜蟹如故至剔其肉滿
貯巨栝而食之嘗作詩云世言蟹毒甚過食風乃乘
風淫為末疾能敗肢與肱我讀本草書美惡未有憑
筋絕不可理蟹續牢如紐骨姜用蟹補可使無鴛崩
凡風待火出熱甚風乃騰中矣右過蟹其快如霜冰
浴傳未必安但恐殊愛憎本草起來漢安之出腎能
雖失諒不遠克蹈終殊稱書生自信書俚說徒營
又潛為此詩殆嗜蟹僻而為之辨邪抑真本草也如

河豚之目并其子凡血皆有毒食其每剔去之其肉
則洗滌數十過俟色如雪方敢烹故梅聖俞詩云烹
煎苟失所入喉為鎮錒而大觀本草乃云河豚性溫
無毒所謂注本草誤而能殺人者殆此類邪

張文潛粥記

張文潛粥記贈潘邠老云張安道每晨起食粥一大
盃空腹胃虛穀氣便作所補不細又極柔膩與腸腑
相得最為飲食之良妙齊和尚說山中僧每將旦一
粥甚繫利害如或不食則終日覺臟腑燥渴蓋能暢
胃氣生津液也今勸人每日食粥以為養生之要必

大筴大抵養性命求安樂亦無深遠難知之事正在
寢食之間耳或者讀之果筴文潛之說然予觀史記
陽虛侯相趙章病太倉公診其脉曰法五日死後十
日乃死所以過期者其人嗜粥故中藏寔中藏寔故
過期師言曰安穀者過期不安穀者不及期由是觀
之則又潛之言又似有證後人見東坡一帖云夜坐
饑甚異子野勸食白粥云能推陳致新利膈養胃僧
家五更食粥良有以也粥既快美粥後一覺尤不可
說尤不可說

著書稱謂

古人又字間於輩行稱謂極嚴凡視予猶父者則名
之馬大年嘗論退之作詩名籍徹而字東野則知東
野乃其反而籍徹輩則弟子也大觀政和間有達官
著書於歐陽叔弼蘇叔黨皆直名之如曰予見某言
又曰予見過當問之之類此達官於六一東坡既非
輩行以前輩著書之法觀之恐不當名其子也

作字提筆法

陳寺丞昱聞樂先生伯修之子也少好學書嘗於閒
樂枕屏效米元章筆迹書少陵詩一日元章過閒樂
見而驚焉閒樂命出拜元章即使之書喜甚因授以

作字提筆之法曰以腕著紙則筆端有指力無臂力也陳問曰提筆亦可作小楷乎元章笑因顧小吏索紙書其所作進黼衣贊表筆畫端謹字如蠅頭而位置規撫皆若大字父子相顧嘆服因請其法元章曰此無他惟自今已往每作字時不可一字不提筆久久當自熟矣

何祕監語

蜀人何道夫祕監耕常言一切世間虛幻留之不住將之不去士大夫惟當做留得住將得去底事耳又云官不必高但願衣冠不絕而常為士類家不必富

但願衣食粗足而可以及人道夫平生香火禱祈每及於此樂善者錄版以傳其言道夫仕宦得任子思輒先及猶子既歿三子澤皆不及已而德彥德固聯登淳熙丁未進士第紹興庚戌德方亦決科識者知其為善之報焉

官戶雜戶

律文有官戶雜戶良人之名今固無此色人獻議者已不用此律然人罕知其故按唐制凡反逆相坐沒其家為官奴婢及逆家男女及奴婢沒家皆謂之官奴婢男年十四以下者配司農十五以上者以其年

長令遠京邑配嶺南為城奴也一免為番戶再免為雜戶三免為良人皆因赦宥所及則免之凡免皆因恩言之得降一等二等或直入良人諸律令格式有言官戶者是番戶雜戶之總號非謂別有一色蓋本於此

惟揚澄江

古今稱揚州為惟揚蓋擬取禹貢淮海惟揚州之語然此二字殊無義理若謂可用則他州亦可稱惟揚惟青之類矣又多以江陰為澄江意取謝元暉靜如練之句然元暉作詩初不指此地而言也滁州環城多

山故醉翁亭記首言環滁皆山也流俗至以環滁目是邦此尤可笑

戚氏詞

程子山敦厚舍人跋東坡滿庭芳詞云予聞之蘇仲虎云一日有傳此詞以為先生作東坡笑曰吾文章肯以藻繪一香篆槩予然觀其間如畫堂別是風光及十指露之語誠非先生肯云子山之說固人所共曉予嘗怪李端叔謂東坡在中山歌者欲試東坡倉卒之才於其側歌戚氏坡笑而領之邂逅方論稊天子事頗摘其虛誕遂資以應之隨聲隨寫歌竟篇終

點定五六字坐中隨聲擊節終席不聞他辭亦不容別
進一語臨分曰足以為中山一時盛事然予觀其詞
有曰玉龜山東皇靈媿統群仙又云爭解繡勒香鞵
又云鑿輅駐蹕又云肆華筵間作脆管鳴弦宛若帝
所鈞天又云盡倒瓊壺酒獻金鼎藥固大椿年又云
浩歌暢飲回首塵寰爛熳游玉輦東還東坡御風騎
氣下筆真神仙語此等鄙俚猥俗之語殆是教坊倡
優所為雖東坡灶下老婢亦不作此語而顧稱譽君
此豈果端叔之言邪恐疑誤後人不可以不辨

薛能詩

三赤雪疑是三尺

韓能疑是薛能

野史雜說多有得之傳聞初未嘗攷究其寔而相承
以為然者世傳秦宗權始為薛能吏坐法笞背薛因
唱云素脊鳴秋杖良久不繼因幕吏白事續云烏靴
響暮廳乃命決行其後宗權起兵首捕薛令舉前詩
因又續云月飛三赤尺雪白日落文星逐害之按唐史
廣明元年九月忠武大將周岌逐其節度使韓能
將奔襄陽亂兵追殺之先是軍本變秦宗權以許牙
將調發至蔡聞能死許州亂託云赴難募蔡兵逐逐
刺史據其城因以宗權為蔡州刺史然則能死於許
州時宗權自在蔡州安有聯詩被害之事邪雜說中

如此類甚多殆不勝倍擊也

陳子車殉葬

檀弓陳子車死于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後陳子車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于下請以殉葬子元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為之也於是弗果用耶律德光之母述律左右有過者多送木葉山殺於阿保機墓隧中曰為我見先帝於地下後以事怒大將趙思溫使送木葉山思溫辭不肯行述律曰汝先帝親信安得不往見之思溫對曰

親莫如后后何不行述律曰我本欲從先帝於地下以子幼國中多故未能也然可斷吾一臂以送之左右切諫乃斷其一腕而釋思溫不殺此二事略同思溫雖本中國人然武夫安識前言往行蓋理之所在有不約而同耳

烏江項羽神

和州烏江縣英惠廟其神蓋項羽也靈響昭著紹興辛巳虜犯淮南過廟下駐軍入致禱擲玦數十皆不吉怒甚取火欲焚其廟俄大雉見於神座聳身張口目光射人虜駭怖而出隨聞大聲發于廟後君數百

人同時喑鳴叱咤者舉軍震恐即移也來去竟不敢宿其地云郡上其事于朝詔封神為靈祐王邦人益嚴奉之

二儒為僧

近世儒者絕意聲利飄游方之外者有二人焉饒節字德操臨川人以文章著名曾于宣丞相禮為上客陳了翁諸公皆與之游往來襄鄧間始亦有婚宦意過白崖長老與之語欣然有得嘗令其僕守舍歸見其占對異常恠而問之僕曰守舍無所用心聞鄰寺長老有道價往請一轉語忽爾覺悟身心泰然無他

也德操慨然曰汝能是我乃不能何哉徑往白崖問道八日而悟盡發囊橐與其僕祝髮為浮屠德操名如璧僕名如琳過恭諸方陳了翁閑于開元弟皆以詩稱美之主江浙樂靈隱山川因掛錫焉琳抱疾德操躬進藥餌既卒盡送終之義後主襄陽天寧夏均父倪為請疏其略云無復扶書更逐康成之後何憂成佛不居靈運之先又云豈惟江左公卿盡傾支遁獨有襄陽耆舊未識道安時稱其精當德操自號倚松道人所為詩文皆高邁號倚松集云吳元中丞相之弟名叙字元常亦能詩有水竹消瘦霜松孤之句

除南京敦宗院教授未赴忽棄官為僧法名正光歷
住萬年國清諸刹晚主衛之烏巨寺一子亦早夭其
婦守志不嫁光年益老感疾婦必躬造飲饌以進積
久不懈後元中丞相亮富家無人其祖母韓夫人奏
乞元常歸故官詔許之元常返不就凡任名利四十
年而終

天生對

前人記崔度崔公度王韶王子韶以為的對紹興中
馮侍郎威羅侍郎汝在朝或戲為語云侍郎侍御
穢汝揖無能對者時范檢正同陳檢詳正同俱為二

府掾屬徐款濟康續云檢正檢詳同正同時以為天
生此對也

唐重氏族

唐自太宗命高士廉等撰氏族志本悉山東人士崔
盧李鄭自矜地望乃史以皇族為首是亦自矜隴西
著姓也然魏澄房元齡家皆盛與山東諸族為昏由
是舊望不減至顯慶中許敬宗等又升后族為第一
等於是益尚門閥諂諛之徒不稱以官而呼之為
郎猶奴之事主蓋當時門地尚者以此名為貴重朱
廣平呼張易之為卿天官侍郎鄭果謂宋曰中丞奈

何卿五郎宋曰以官言之正當為卿足下非張卿家
奴何郎之有楊再思為宰相而呼張昌宗為六郎安
祿山兼三鎮節度使而呼李林甫為十郎裴坦之子
勛至呼其父為十一郎明皇不以天子為貴而自呼
為三郎當時獻五角六張賦者亦呼其君為三郎流
弊可駭如此

梁谿漫志卷第十

陸鴻漸為茶所累

費家補之

人不可偏有所好往往為所嗜好揜其他長如陸鴻漸本唐之文人達士特以好茶人止稱其能品泉別茶爾所著書甚多曰君臣契三卷源解三十卷江表四姓譜十卷南北人物志十卷吳興歷官記三卷潮州刺史記一卷茶經三卷占夢三卷然世所傳者特茶經他書皆不傳蓋為茶經所揜也鞏縣有瓷偶人號陸鴻漸買十茶器得一鴻漸市人沽茗不利輒灌

注之鴻漸嗜茶而終遭困辱嗜好之弊至此獨不可笑乎

范信中

范寥字信中蜀人其名字見山谷集肩才豪縱不羈家始饒給從其叔分財一月輒盡之落莫無聊賴欲應科舉人曰若素不習此奈何范曰我弟往即以成都第二名薦送益縱酒遂毆殺人因亡命改姓名曰花但石蓋增損其姓字為廋語遂匿傍郡為園丁久之技瘠不能忍書一詩于亭壁主人見之愕然曰若非園丁也贈以白金半笏遣去乃往稱進士謁一鉅

公忘其人鉅公與語奇之延致書室教其子范暮出歸輒大醉復毆其子其家不得已遣之遂推髻野服詣某州待狀授太守翟公思求為書史翟公視其所書絕精妙即留之時公與參政立屏後翟公視事退公巽前問曰適道人何為者翟公告以故公與曰某觀其眸子非常人宜詰之乃召問所以來范悉對以寔問習何經曰治易書翟公出五題試之不移時而畢文理高妙翟公父子大驚敬待之已而歸南徐寔之郡庠以錢百千畀州教授俾時調其急闕且囑之曰無盡予之彼一日費之矣頃之翟公得教授者書

云自范之留一學之士為之不寧已付百千與之去
不知所之矣未幾翟公捐館於南徐忽有人以袖掩
面大哭排闥徑詣總帷閣者不能禁翟之人皆驚公
巽然念此必范歿哭而出果范也相勞若留之宿天
明則翟公几筵所陳白金器皿蕩無孑遺訪范亦不
見時靈幃婢僕門內外人亦甚多皆莫測其何以能
攜去而人不之見也遂徑往廣西見山谷相從久之
山谷下世范乃出攜所翟氏器皿盡貨之為山谷辦後
事已而往依一尊宿名其師素知其人問曰汝未何
為曰欲出家耳能斷功名之念乎曰能、斷色慾之

念乎曰能如是問荅者十餘反遂名之曰恪能居亡
何尊宿死又往茅山投落託道人即張懷素也有妖
術呂吉甫蔡元長皆與之往來懷素每約見吉甫則
於香合或茗具中見一圓葉跳擲久之旋轉於卓上
漸成小人也而跳躍於地駭、長大與人等視之則
懷素也相與笑語而去率以為長時懷素方與吳儲
伴謀不軌儲伴見范愕然私謂懷素曰此怪人胡不
殺之范已密知之矣一夕儲伴又與懷素謀懷素出
觀星象曰未可范微聞之明日乃告之曰某有祕藏
遁甲文字在金陵此去無多地願往取之懷素許諾

范既脫欲詣闕而無裹糧湯侍郎東野時為諸生范走謁之值湯不在其母與之萬錢范得錢徑走京師上變時蔡元長趙正夫當國其狀止稱右僕射而不及司空左僕射蓋范本欲併告蔡也是日趙相偶謁告蔡當筆據案問曰何故忘了司空耶范抗聲對曰草茅書生不識朝廷儀蔡怒目嘻笑曰汝不識朝廷儀即下火捕儲佯等獄其懷素將就刑范往觀之懷素謂曰殺我者乃汝耶范笑曰此朝廷之福爾又謂刑者曰汝能碎我腦蓋乃可殺我刑者以刃斫其腦不入以鐵椎擊之又入不碎然竟不能神卒與儲佯等

坐死洎第賞范曰吾不能知此湯東野教我也遂急逮湯、惶駭不測其由既主白身為宣德郎御史臺主簿范但得供備庫副使勾當在京延祥觀後為福州兵鈐其人縱橫豪俠蓋蘓秦東方朔郭解之流云

投水屈原

有士人嘗以非辜至訟庭守不直之士人憤懣大聲稱屈守怒曰若為士乃敢爾為我屬對不能且得罪因唱曰投水屈原真是屈士人應聲曰殺人曾子又何曾守曰吾句有二屈守而汝句尾乃曾音守汝之不學明矣顧何所逃罪邪士人笑曰此乃使君不學

爾按屈姓流俗皆如字呼而屈到屈原皆九勿切使君嘗研究否守懸釋遺之

祠廟之訛

祠廟之訛甚多彭郎小姑固世所共知其最可笑者鄴中有西門豹祠乃於神像後出一豹尾春陵有象祠乃塑一象垂鼻輪囷流俗之無知亦已甚矣

伏波崔府君廟

後漢馬文淵路博德皆嘗為伏波將軍又皆有功於嶺南海上有伏波祠古今所傳莫能定于一東坡作碑謂兩伏波均當廟食政和中因修九域圖志以隸

陽雙廟為例令祀兩神蓋義理當於人心雖是時正諱東坡議論而亦不能廢也紹興乙卯董令升舍人奔為吏部郎以嘗持節廣西乞兩廟封爵一等詔從之然不知政和未並建廟以前竟孰當此血食也磁州有崔府君廟邦人嚴奉又京師北郊亦建廟中興駐蹕臨安加封真君築祠西湖上像設尤嚴或以其神為崔子玉非也神乃唐正觀中相州滏陽令遷蒲州刺史有忠愛於滏陽後為磁州民為立祠歿因葬其地本朝景祐二年七月詔曰春是靈祠本于外服且以惠存滏邑恩結蒲人生著令猷沒司幽府

案求世系雖史逸其傳尸祝王官而民賴其福崔府君宜特封護國顯應公有司遣官祭告然迄莫知其名字

臨安旌忠廟

紹興初張楊郭三大將建永樂三侯廟于臨安崇梁橋之東賜額旌忠各有封爵三侯者高將軍名永能程閣使名博古景從儀名思誼高西州人世總蕃落邊人賴以安程河南人文簡其諸父也世業儒獨程以材武奮景普州人其大父訥有將材西人畏之永樂之後徐德占拔一時名將以行故三侯皆被選程

首與虜戰及高以策不用知必敗以弓弦絕脰死景入說賊被害舊廟建於延安之膚施縣有古雍施巨濟所作記云然今臨安新廟無復此碑而故老猶能誦其略三侯既廟食西邊每王師與虜戰屢施陰助諸將來求南討方臘亦著靈異故相與作廟于臨安廟初成有匠者醉溺于庭立死時有三蛇出沒殿廡或行庭下大者長尺許鱗鬣齒爪悉具通身小方勝如金色其次長八九寸又其次稍小自首至尾其脊皆有金線身紋盡同惟次者尾稍禿天宇晴明變化數百往來游戲於庭卉芭蕉間或緣牆而上近歲

乃不復出人或謂為陝西三龍王蓋三侯以節歿其英魂忠魄變幻飛潛無所不可東坡銘張龍公云相彼幻身何適不通地行為人天飛為龍惠于有生我則從之信哉今遷廟于豐樂橋之東北故覺苑寺基也

二相公廟乞夢

京師二相公廟世傳子苻子夏也靈異甚多不勝載於舉子問得失尤應答如響蓋至今人人能言之大觀間先太父在太學有同舍生將赴廷試乞夢於廟夜夢一童子傳言云二相公致意先輩將未成名在

二相公上覺而思之苻子夏夫子高弟也吾成名在其上必居魏科無疑竊自喜暨唱名乃以雜犯得州文學大愾悶大意私念二相之靈不宜有此沈吟終夜忽駭笑曰論語云文學子苻子夏今果居其上乎詰旦以語同舍皆大笑曰神亦善謔如此哉

蜀僧東明寺題詩

蔡元長南遷道出長沙卒於城南五里東明寺遂草殯于寺之觀音殿後有蜀僧遊方過之慨然因題詩于壁曰三十年前鎮益州蔡沈丹詔鳳池遊大鈞攝物心難一六印懸^腰老未休佐主不能如傳說知幾那

得似留侯功名富貴今何在寂々招提一土丘

梵志詩

山谷以茅季偉事親引梵志翻襪之句人喜道之予嘗見梵志教頌詞朴而理到今記于此其一曰欺誑得錢君莫羨得了却是輸他便未往報答甚明分只是換頭不換面又曰多置莊田廣修宅四鄰買盡猶嫌窄雕牆峻宇無歌時幾日能為宅中客又曰造作莊田猶未已堂上哭聲身已死哭人盡是分錢人口哭元來心裏喜又曰衆生頭兀兀常住無明窟心裏為欺謾口中佯念佛又曰世無百年人強作千年調

打鐵作門限鬼見拍手笑又曰勸君休殺命背面彼生嗔喫他他喫汝循環作主人又曰他人騎大馬我獨跨驢子回顧擔柴漢心下較些子又曰家有梵志詩生死免入獄不論有益事且得耳根熟白紙書屏風客來即與讀空飯手捻鹽亦勝設酒肉

王虛中

王虛中名日休龍舒人早為太學諸生傳注經子數十萬言然不利于場屋晚以持奏名廷試不用條對式但如科舉答策坐是竟不得官獨好佛著淨土文直指西方淨土慧辨了然觀者起敬或自力或勸人

裒金走建女刊淨土木板踰二十副願力洪深修行
尤精苦誦禮拜夜以繼晷館於廬陵某通守家一
日謁通守謂之曰某去矣以後事累公通守愕然虛
中乃看白衫詣佛堂合掌念佛頃之立化于楨木矣
傾城縱觀累日不能過通守亦明眼人乃命其棺指
虛中謂人曰先生平時照了諸妄坐卧自如今請先
生卧即舉而入棺予舊見建安陳應行李陸道此後
南北山雲游諸僧欲問其歲月并通守姓名漫無知
者記其大略如此

惠曆寺輪藏

臨江軍惠曆寺初造輪藏成寺僧限得千錢則轉一
匝有營婦喪夫家極貧念為轉藏以資冥福累月辛
苦收拾隨聚隨費終不滿一千迫於貧乏無以自存
嫁有日矣而此心春不能已遂攜所聚之金號泣
藏前擲金於地輪藏自轉闔寺駭異自是不復限數
云

江東叢祠

江東村落間有叢祠其始巫祝附託以興妖里民信
之相與營葺土木寔盛有惡少年不信一夕被酒入
廟肆言詆辱巫駭愕不知所出聚謀曰吾儕為此祠

勞費不貲一旦為此子所敗遠邇相傳則吾事去矣
迨夜共詣少年以情告曰吾之情狀若固知之儻因
成吾事當以錢十萬謝若少年喜問其故因教之曰
汝賢明復入廟嘗辱如前凡廟中所有酒穀舉飲啖
之斯涓則偽為受械祈禱之狀庶印吾事今先賂汝
以其半少年許諾受金翌日果復來廟廷袒裼踞
極口醜詆不可聞廟傍民大驚觀者踵至少年視神
像前方祭賽羅列即舉所祀酒悉飲之以至穀饌無
了遺旋俯躬如受繫者扣頭謝過忽黑血自口涌出
七竅皆流即仆地死里人益神之即日喧傳傍郡祈

禳者雲集廟貌繪繕極嚴巫所得不勝計越教月其
黨以分財不平詣郡友告乃巫冥毒酒中殺其人捕
治引伏魁生死餘分隸諸郡靈響訖息

作賦贖罪

舊傳滕達道未過時與諸生講學于僧舍主僧出諸
生夜盜其犬而烹之事聞有司欲治其罪滕公為丐
免守素聞其能賦因諭之曰如能為盜犬賦則將釋
之滕公即口占其詞曰僧既無狀犬誠可偷輟藍宮
之夜吠充絳帳之晨羞搏飯引來猶掉續貂之尾索
絢牽去難回顧兇之頭守大笑即置不問今人相傳

為口實紹興初予女之祖強公叔章通守散為臨安
錄事奉軍時予祖母之弟陳公宗御侍郎之淵為府
學教授適學幣被盜邏者夜搜溝中而所盜金在焉
府學生黃其姓者立於傍遂錄送府繫之獄生自辨
數然蹤跡頗疑似強公與府司戶毛季中謀曰行之
則汙辱士類為學校羞矣因引滕公作賦故事言予
府乞俾之試府主張公如瑩尚書澄許之俾詣都廳
試以取傷廉為題生倉皇不成文強公潛代為之其
一聯云門人竊屨何傷孟子之賢同舍誣金始見直
生之量張公見之喜即於賦後判云黃某盜金情狀

頗著曹官試賦文理稍佳免送所司押歸本學聊從
五等薄示諸生遂以付學陳公亦陰縱之以此見前
輩之盛德持心皆近厚也

俚語盜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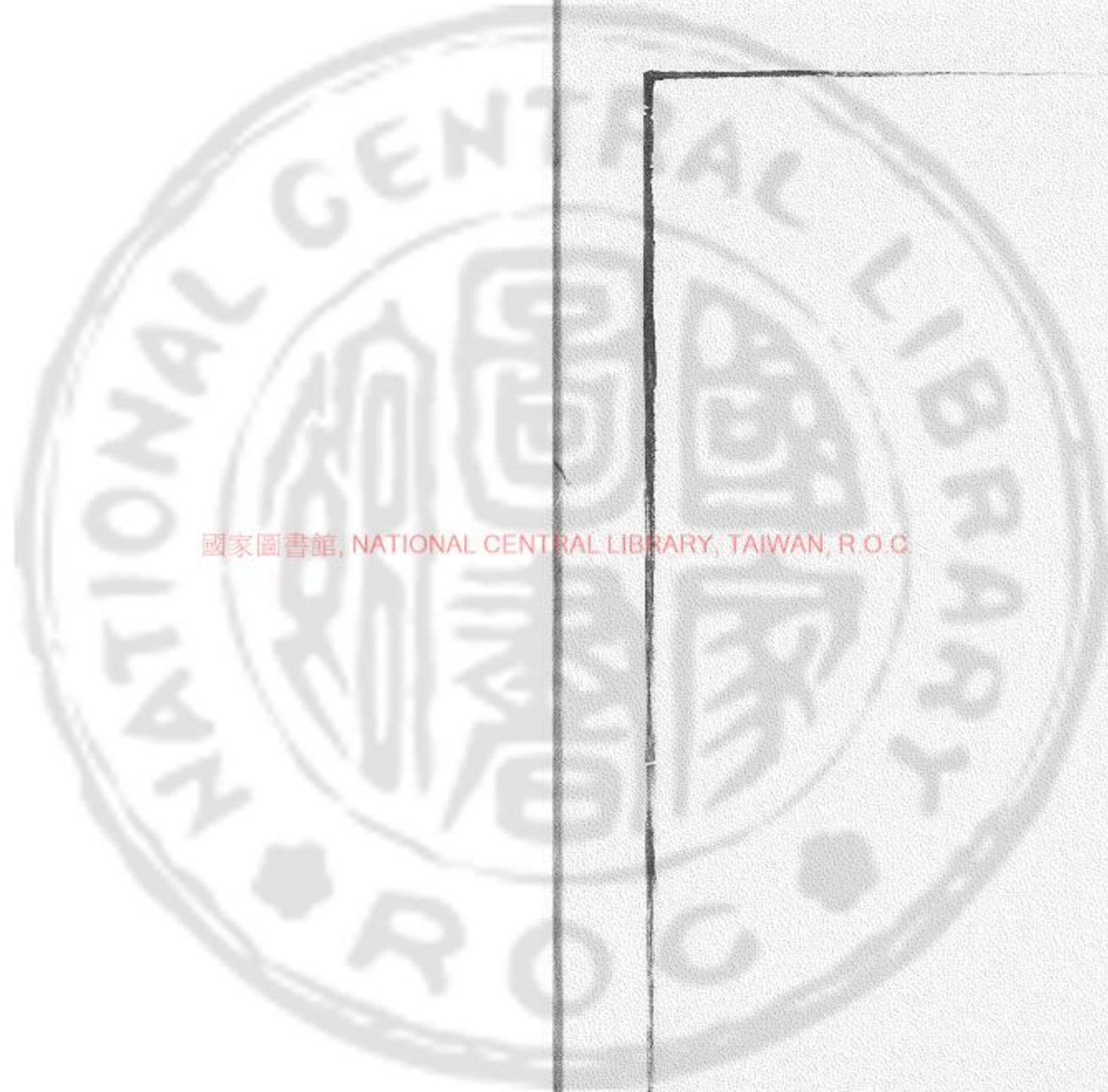
俚語謂盜雖小人智過君子此語固可鄙笑然盜之
姦詐實有出人意表者可誅也高郵民尉九疾足善
走日馳數百里氣勢猛壯非得樹不能止為盜寢窳
傍郡准人皆苦之其居高郵闔閭間日則張食肆夜
則為盜一日晨起方坐肆間有道人來食湯餅食已
邀尉至間處呼為師父且拜之尉訝之曰何為者道

人曰某亦有薄技然出師下遠甚聞楚州城外有一富家今願偕師行庶憑藉有所獲尉許諾使之先往道人即馳去達夜尉張燈閉肆怒其僕執事不謹毆之僕紛拏不服乃呼邏者廂官俱繫之須翌日送郡尉密謂邏曰吾與若厚且家于此必不竄若姑縱吾歸明當復至也邏許之尉得釋即踰城馳二百里至楚城外蔡之方二鼓矣道人果先在相見喜甚尉自屋窻入約道人伺于外既入其室視所藏金珠錦綺爛然溢目即以百緡擲出道人分兩囊負之斯須尉復由屋窻出道人思天下惟尉愈已不如殺之即拔

刃斷其首隨墜地視之則紙所為也尉由他戶復馳歸高郵就寢天方辨色道人負重行遲為追者所及執送楚州獄自列與尉同為盜狀州為檄高郵高郵報云是夕尉自與僕有訟方繫有司無從可為盜也道人終始墮其計卒自伏辜尉狡險萬端有術以自將屢為穿窬官卒不能捕又有士夫調官都下所居逆旅前張茗坊與染肆相直士無事日凭茶几閱過者一日見數人往來其前數四若睥睨染肆者殊訝之一夫忽前耳語曰某輩經紀人也欲得此家所暴緡帛告官人勿言士曰此何預吾事而肯饒舌邪其

人拱謝而退士私念彼所染物皆高揭于通衢之前
白晝萬目共覩彼若有術可竊則真黠盜也因諦觀
之但見其人時時經過或左或右漸久漸疎薄暮則
皆不見士笑曰彼妄人果給我即入房將索飯則其
室虛矣

石費君補之所著梁谿漫志十卷予頃在戊申之
歲見其副於都城則知愛慕之今年春補之以書
來曰吾成此書勤亦至矣欲廣其傳而力不逮于
為邑之暇盍為我圖之予曰是吾心也乃命刊之
縣齋而誌其後曰夫鳳凰芝草賢愚皆知其美瑞
補之之書不待予贊而傳也若自時厥後近自京
邑遠及遐徼家藏此書人挾此策則當自丹楊始
嘉泰改元中秋晉陵施濟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